四庫全書

薈要

〖史部〗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二十册

Z121.5
CH1
45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53

欽定四庫全書卷

通鑑紀事本末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上

宋 袁樞 撰

伾文用事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redacted]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為左司郎中溫渭之子時為左拾遺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曄滉之族子諫嘗為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芻迺之子也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永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儁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

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

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爐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闇茸專以納賄為事作大櫃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三月辛未以王伾為翰林學士 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籍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

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菲鹵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

上領之癸巳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
賈躭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執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憨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惶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　辛卯以王叔文為户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

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煞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叙南支度副使將韋皐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叙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去聞貶士謗遂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詒怒不之信遂成仇怨癸丑韋皐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愈復歸春宮臣位無將相令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戝以為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綱網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偏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

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皐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戝表繼至意與皐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熏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惟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元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秋七月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

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怵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摠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已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柒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乙未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内外共疾王叔

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啟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幾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黄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荅拜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勅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宫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户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　九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冬十一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黄裳婿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即出為刺史貶之太輕己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　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憲宗元和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

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憲宗平蜀劉闢

唐順宗永貞元年秋七月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皐薨皐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為刺史已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為故也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已未以索滋為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冬十月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為給事中　十一月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史

十二月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為東川節度使

丹津之五世孫也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無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藴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刀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藴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

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旌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致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同趨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之以狥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趨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夏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戍戍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　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九月

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闢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慰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婿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犇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軍府事無鉅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初韋皐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韋皐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贍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為將

相未敢奉薦載盧山人式琮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瀚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瀚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冬十月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胥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為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憲宗平吳 李錡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春二月以常州刺史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閉廢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剥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十七年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

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濬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已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

轉運使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 冬十二月以刑部郎中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為吏部郎中

憲宗元和二年夏蜀既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為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勅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

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既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澹遣勅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臠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臠食之注刃於勅使之頸詬詈將殺之錡陽驚起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

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為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會錡敗免乙丑

王鍔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滅族豈若棄逆效順轉禍為福乎衆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籍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

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鈌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

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鎬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鎬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為李鎬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魏博歸朝　田弘正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衆心出為臨清鎮將欲殺之興陽為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鄉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鄰道所壟斷矣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

勅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

皆憚戰若又以勅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榮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臣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為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濛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為魏博節度

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
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
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
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
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
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
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
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

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
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
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辛酉遣
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
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宛鄆使者
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
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
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户部
郎中河東胡證為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
注擬行朝廷濛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
避不居鄆蔡恒遣游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
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
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
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
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
送田懷諫於京師辛巳以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

八年春正月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十四年秋八月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甲辰
以田弘正無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
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
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憲宗討成德王承宗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
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

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

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

憲宗元和二年冬十一月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　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

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

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　秋七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它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令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闔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它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

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令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豐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願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欵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婿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

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捕武久處朝廷諳練

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捕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

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統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縻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怫意則毀巽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已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為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奪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其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

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不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令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

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路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為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路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恒州北道招討會於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譁者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

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鄺定進戰死定進驍
將也軍中奪氣　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
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
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遛
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劉濟引
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
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
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

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
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
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
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
侯轉令彊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
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
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
宗朦固同類如此州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
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
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
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
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叛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
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
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
聚天下之兵惟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

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
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
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
深憂者二也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
師從史逗遛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
又高匿粟之價以販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
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
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
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

来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垣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狠必且為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詰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卒聞之皆甲

以出操兵趨譁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聽晟之子也　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　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磁邢洺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鄜為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璀又以丈牒差人為重鎮留後為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為

伍且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為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為帥不由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

已為望外之福豈敢更為旅拒況重膺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仗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迹而動乎重膺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膺獨為主帥移之它鎮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膺為河陽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夏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為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戇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

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一十八萬端匹加劉濟中書令　秋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辛亥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吕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閒二日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數以疾辭位冬十一月庚申罷為兵部尚書　十二月辭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大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

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已丑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冬十一月己丑以户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七年春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瀍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正月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

先罷絳相

十年夏六月賊殺武元衡詔中外搜捕成德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行止無狀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鞫之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事見憲宗平淮西　乙丑以裴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絶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　上雖絶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　冬十一月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　十二月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彊斬首千餘級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鴈城　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瑊之子也　秋七月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已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　十一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彊斬首千餘級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鴈城　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瑊之子也　秋七月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　十一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彊斬首千餘級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鴈城　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瑊之子也　秋七月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　十一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彊斬首千餘級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鴈城　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瑊之子也　秋七月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　十一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

十二年春三月郗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恒州與承宗戰大敗犇還定州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倮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十二年春三月郗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恒州與承宗戰大敗犇還定州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倮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十二年春三月郗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恒州與承宗戰大敗犇還定州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倮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十二年春三月郗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恒州與承宗戰大敗犇還定州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倮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乃從之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十三年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十五年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軍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己為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唐德宗貞元二年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七月己酉以虔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三年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其少誠所殺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門槍兵馬使吳澂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澂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遣中使勅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騾軍兵馬使張崇獻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澂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澂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

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破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夏五月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朱旻曹濟犇長安

十三年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之罷役

十四年秋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殺鎮遏使謝詳侵地二十餘里置兵鎮守

十五年春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秋八月丙申

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涗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愚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所虜丙午以涗為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涗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究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涗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纚伏兵要巷見持纚者悉斬之無得脫者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由是失勢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涗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頔奏拔吳房朗山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澈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十六年春正月己巳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　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等戰于溵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少陽滄州清池人也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溵水縣城　九月癸丑吳少誠進逼溵水數里置營韓

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
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澱水全義以
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變河
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衆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
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
請舍于城外既而昌裔齎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
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少誠戰殺二千餘人　冬
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皐聞諸軍討少誠無
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
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
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
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
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
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
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
義將士復其官爵

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
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
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
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閏月甲戌歸夏
州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
事
憲宗元和四年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
弟署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
病不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
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
薨少陽自為留後
五年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
陽為淮西留後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九年閏八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少陽在蔡州

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千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　九月庚辰以洺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為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荊南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十年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正月己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磁丘却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圍練使令狐通為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兆因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為輟朝但易環蔡諸鎮將帥益兵為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圬射堋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婿也元濟以為謀主　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勅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闢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冬十月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為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户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橐鞬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孥困阨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

三月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潁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三千人趨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徒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募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

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遠
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
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
有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可立成軍賊平之後
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
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淮西兵晨壓其
壘而李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
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陣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
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
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　上自李吉
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
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
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
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
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

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
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
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
其首墜溝中度戴帽厚得不死僕人王義自後抱賊大
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
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
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朝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
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
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
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
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
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
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櫨者皆索之成德軍進
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庚戌
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癸亥

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裴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令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容竟潛匿亡去吕元膺捕賊獲中岳寺僧圓淨按驗其黨始知殺武元衡者乃是李師道事見憲宗討淄青　秋八月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欲倚賊以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冬十月以户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郢均房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

西兵於小澱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盜焚
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
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初
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為賓友武陵不荅及
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
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
情可知矣
十一年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
始拔鍬山己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
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　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
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五千級　五月壬申
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
討淮西者勝則盧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
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
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
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
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
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
秋七月丁丑貶霞寓為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傅以
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來滋為彰義節度申
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
郾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　九月乙
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
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澱城之衆拔六柵　討淮西諸
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冬十一月辛巳命知樞密
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
帛以勸死士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
示以無功必罰　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
首千餘級　十二月癸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
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畢辭以請之元濟
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

為唐隨鄧節度使懇聽之兄也　初置淮潁水運使揚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潩輸于郾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懇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懾戰懇知之有出辺者懇謂之曰天子知懇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懇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懇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懇名位素微遂不為備

二月李懇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懇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過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剸其心懇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懇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

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懇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　己亥淮西行營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户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勅置行縣以處之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　三月乙丑李懇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懇戊子懇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偽降未可信也懇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

下慰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慰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入據其城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渡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渡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為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臣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郾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驟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治爐城丙午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

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將梁希果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驍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

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懇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懇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懇懇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為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懇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為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

功詔釋之以還懇懇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也懇又以祐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懇懇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懇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懇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户部侍郎崔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乃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

關無日上為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膳略自衒於度度表為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為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為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為中書舍人　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

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白今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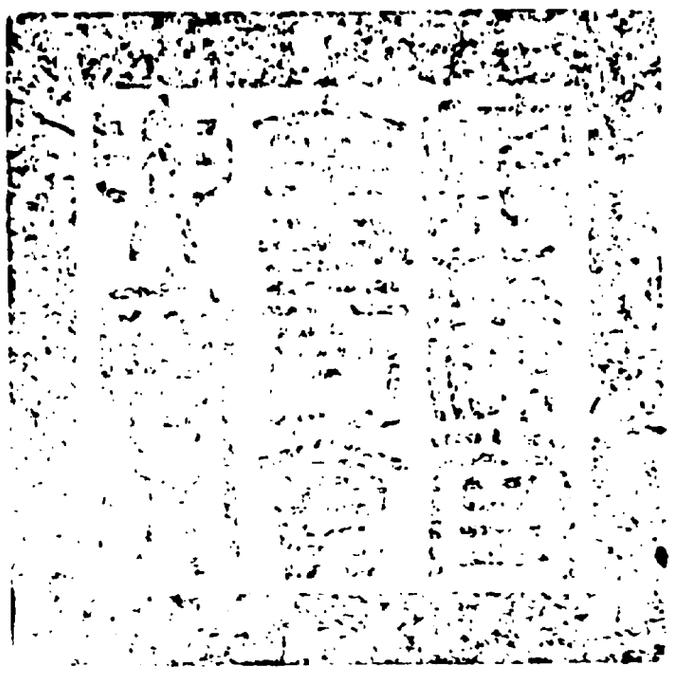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勒

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憩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憩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憩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憩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裹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鷄鳴雪止憩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憩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憩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憩憩降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餔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憩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憩具槖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憩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憩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

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犇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能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戌朔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於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濂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狄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事裴度以馬總為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劒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總為淮西節

度使庾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户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貶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單可昞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所藏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下

宋 袁樞 撰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憲宗元和元年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鬬槀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祕不發喪潛逆師道於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 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

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濿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已巳以師道為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冬十月壬午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為節度使

十年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趨壽春欲為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宋本二萬餘斛）事見憲宗平淮蔡　夏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　秋八月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急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鄧

鹿賊過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為之耳目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冬十一月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

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温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顔等拔吳元濟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十二年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内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十三年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昕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為尚書憂家事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因郭昕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因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懼而説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春正月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温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内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二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寃氣所為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因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為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

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鄉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貢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棣州刺史詔加橫海節度副使六月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為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冬十一月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渡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至遷延與其渡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渡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渡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　十二月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昕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留屬師道親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李存為司空忠謀李文會幸佞殺沐因昕存以致此禍

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昉存還幕府　武寧節度使李憩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究州之要地既失之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憩拔魚臺　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　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李憩敗平盧兵於沂州拔承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

軍濾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為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無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

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東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為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絶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絶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

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絶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義而不責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户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已巳李師道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

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究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目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它鎮恐悟不受

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即行矣何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昉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昉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比還悟及昉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為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為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

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乘人久為寇敵今雖平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禁易禁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

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西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究密等州觀察使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

偏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成遂竊以為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沂海究密等州觀察使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庫廄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沂海究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每詈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為然約事成推弁為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

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兗密觀察使

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盼盼如寇讐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河朔再叛

唐憲宗元和五年　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緯為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

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為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皋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總因實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汾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關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眄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若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春正月己卯奏乞棄官為

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燕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　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瀛莫觀察使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劉總奏懇乞為僧且以其私第為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為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之境　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媯檀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榮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

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奬拔使燕人有慕義朝廷禄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丐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尚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

中人人怨怒　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墳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泚奉以為留後泚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卧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為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為賓客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

請度支供其糧賜户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倰沔之孫也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薨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薨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種也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尚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為非便又詰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為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劒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劒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劒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垩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盡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

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涞水遂城滿城　冬十月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

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諮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讐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謂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敝塞但欲令臣

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未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矣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為横海節度使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崟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崟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崟其黨死者數千人横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失亡七千餘人叔良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燕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戊子義武奏破莫州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遮

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無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無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祇留東西二師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慘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已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為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為諸軍邀奪其縣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鬬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 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

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
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
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
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
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
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
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
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

諭其衆遵河北舊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為留後戊申
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
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庚戌以德州
刺史王日簡為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
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
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
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
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

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上之初即
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
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
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
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
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
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
將不得專號令戰少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
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
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
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
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
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裹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
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
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
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

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為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為李全晷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晷為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三月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刀絃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

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　壬子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如故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上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為橫海節度使　夏四月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問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吏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五月丁巳詔左僕射韓皐等鞫之　戊子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

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為節度使　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赴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

四年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夏六月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

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令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敬宗寶歷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　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丁未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勅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及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

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秋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内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　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　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文宗太和元年春二月　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請遵朝旨夏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秋七月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播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為昏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為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寧為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幵志紹

將兵二萬五千趨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同捷唐
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夏六月王庭湊
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
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
為庭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己巳
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
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
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以
寰為夏綏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
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
弼為橫海節度使　冬十月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
遂拔之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
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北諸軍討
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
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傅良弼至陝而薨乙酉以
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為橫海節度使　十二月丁巳

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
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幷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
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
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
紹　辛巳史憲誠奏幷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
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三年春正月幷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義成行營
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
李祐討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幷志紹破之志紹將其
種五千帳鎮州　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甲辰
昭義奏幷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實之洺州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
之進攻德州　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
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

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為循州司户李祐尋薨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為達表章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幷志紹自縊　上

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内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走晝夜無行趨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于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户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户口滋殖倉廩充盈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勅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犇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

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秦官徐迥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惟知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勅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　三月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將王文潁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答賜之文潁不受而去

夏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　秋八月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愼河朔三鎮之榮衺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

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宴神慕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撙四夷於是府兵內虧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犇矣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濛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卒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激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愎悖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

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剸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

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冣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馬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斃大都則跳身而來剌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勅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惶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旗鼓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

以為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衙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濶度於是乎濶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濶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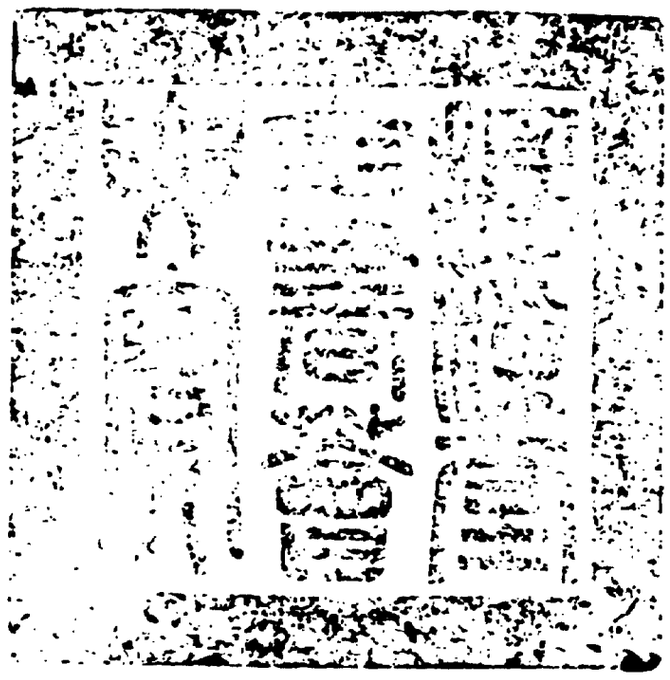
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搖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然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湎軒鬻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戰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

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刑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仵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歐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死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衮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十二月癸未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單可犯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上　宋袁樞撰

南詔歸附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秋九月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巂曰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彊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湖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逐擊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天寶七載雲南王歸義卒子閣邏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

九載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劒南節度使仲通性褊

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東爨及越析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十一載夏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劒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十三載夏六月侍御史劒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十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肅宗至德元載南詔乘亂陷越巂會同軍據清溪關尋

代宗大歷十四年秋九月南詔王閣羅鳳卒子鳳迎異
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
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
蜀以為東府西川節度使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
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
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
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
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
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
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
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成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
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
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
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
晟功名遣入宿衛為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
晟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坝與山南兵合擊
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
二州李晟追及於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饑寒隕
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
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
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嶲州獲西瀘令
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迎異及
異牟尋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揕之及
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揕之及

異牟尋為王以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
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揕
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
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為前鋒賦
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戍徵兵助防雲南苦之
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
度使韋皐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

求內附皐奏今吐蕃棄好暴亂鹽夏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皐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閏五月己未帝皐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詞伺導達雲南六月帝皐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四年夏四月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帝皐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貽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皐遣黎州刺史帝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帝皐遣異牟尋書稱曰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曰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帝皐復以書招諭之七年帝皐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皐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閣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皐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帝皐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皐遣黎州刺史帝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帝皐遣異牟尋書稱曰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曰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帝皐復以書招諭之七年帝皐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皐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閣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皐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帝皐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皐遣黎州刺史帝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帝皐遣異牟尋書稱曰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曰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帝皐復以書招諭之七年帝皐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皐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閣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皐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帝皐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皐遣黎州刺史帝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帝皐遣異牟尋書稱曰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曰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帝皐復以書招諭之七年帝皐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皐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閣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皐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帝皐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皐遣黎州刺史帝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帝皐遣異牟尋書稱曰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曰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帝皐復以書招諭之七年帝皐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皐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閣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皐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帝皐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皐遣黎州刺史帝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帝皐遣異牟尋書稱曰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曰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帝皐復以書招諭之七年帝皐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皐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閣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皐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帝皐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皐遣黎州刺史帝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至琵琶川

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冬十一月吐蕃雲南曰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備辛酉帝皇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九年夏五月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帝皇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皇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遺皇帝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曰東王皇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皇遣使撫慰之　冬十月甲子帝皇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帝書答之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歃欲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戶成遣使來獻捷　夏六月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揀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

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
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
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十一年秋九月丁巳加帝皇雲南安撫使　南詔攻吐
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帝皇約共擊吐蕃
皇以兵糧未集請俟他年　冬十一月吐蕃衆五萬
分擊南詔及黨州異牟尋與帝皇各發兵禦之吐蕃無
功而還

憲宗元和三年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卒子尋閣勸立
四年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十一年春二月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
節度王嵯巔弒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
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
祐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丈宗大和三年冬十一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頴奏
南詔入寇元頴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
減削士卒衣糧西南邊戍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
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
皆知之南詔自嵯巔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頴不
之信嵯巔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為鄉導襲陷
舊戎二州甲辰元頴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
遂陷邛州　詔發東川興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

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　己酉以東川
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巔自
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頴帥衆保牙
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壬子貶元頴為邵州刺史
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策諸道西川行營
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
西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巔嵯巔復書曰杜元
頴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

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巔自為軍殿及大渡水嵯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嵯巔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頴不恤軍士怨苦元頴競為鄉導祈我此行以此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頴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巔

四年秋九月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問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徃旺之殺郭英乂張朏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怵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頴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鄙者蠻寇已逼元頴始捕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招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頴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渡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

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儲糧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夏五月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宦官弒逆　甘露之變附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都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朝野駭然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唾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趾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實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令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永宗欽手削地歸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詔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　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十一月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

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頃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十四年冬十月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曰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衆者皆不軌狥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乎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潾江陵令

十五年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間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釗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帝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

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即位於太極殿東序

丁未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

實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寃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游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秋八月上南過公除即事游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遑寘從之使未復命遑寘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已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為齊人合譟內廷事將未可上不聽　冬十月壬子晡時還宮

穆宗長慶二年冬十一月庚辰上與宦官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

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錦綵銀器各有差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諂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

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愬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已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闕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四年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皇者上疏以為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滕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慎重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游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狥其請臣請先率諸

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於寢殿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即位於太極東序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　二月丁未上幸中和殿擊球自是數遊宴擊球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　三月上視朝每晏戊辰盱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令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伏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王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頴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伏於是宰相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

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伏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爲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夏四月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玄明謂韶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球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伺夜作亂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趨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球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監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金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金與右軍

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藉建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来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官者三十五人瀝當死已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

敬宗寶歷元年春正月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乘輿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獻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明及其黨死者狼藉建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来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官者三十五人瀝當死已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

敬宗寶歷元年春正月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乘輿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獻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明及其黨死者狼藉建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来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官者三十五人瀝當死已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

敬宗寶歷元年春正月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乘輿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獻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防

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咸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一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球軍將蕭佐明王嘉憲石從貴閒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蕭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祚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倖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即位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摠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雕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

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已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黃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褒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虞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捬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濛宜畫一官宜正名令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比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濛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跲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前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陵宰輔蔑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

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瑾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之孫植勛之子式起之子慎由融之玄孫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尚書右丞秋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為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叩頷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庭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翊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

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温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適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名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玄亮即日請致仕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父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七年前刑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燻灼工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

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鶩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令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爲然令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詗伺往復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

冬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八年夏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

寬滋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
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李仲言遇赦還東都鄭注引
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
中事見朋黨之禍　秋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
京師　冬十月庚寅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
十一月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十二月己卯以
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爲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
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
之不受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
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
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
西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

九年夏四月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
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
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皆哂之　初宋
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
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
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
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
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
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
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
軍將軍兼寧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
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
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　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
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
諸掌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
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
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
寢　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
侍讀學士　八月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
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

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珏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珏江州刺史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癸亥封杖殺之　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已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　冬十月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已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僇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

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

人心如裴度令孤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

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户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户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其斧以爲親兵自隨仍奏令内臣中尉以下盡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集滻水送葬注因閽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官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他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

韓約不報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遽門奏訖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與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来受勅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名之令入受勅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開不得上士良等犇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来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宫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衆愚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

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迴邏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郝志榮奮拳毆其胷僵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怒憤出不遜語上憖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圍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爲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璠知見紿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皐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餗入其家執其子澱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鑌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貨財掃地無遺鑌璄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

葉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名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賈餗反事浮汎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靳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爲奸人所汚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改衣緑猶服金帶以帽韜面單騎犇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將犇鳳翔爲盜庶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者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播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没爲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榷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妻女不死者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横罹覆族之禍憤嘆其冤臣獨以爲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餗安高位飽重禄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爲恥國家危殆不以爲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劓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

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寞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讓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牧族守謙獨免是日以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預知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詡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犇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爲押孛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爲公以好名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勅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支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徹之子簡能綸之子傑俛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奭爲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捷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

因何人得進官者稍屈縉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廣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名慕從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佑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他物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嬖蒙奬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名六道巡邊使田全操等怨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犇散有不及束帶韝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勑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請勑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時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皁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　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爲所脅從淡於註誤皆赦之他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爲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

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跣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出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　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他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滅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喪滅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夏四月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

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名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名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秋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泣然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況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鄉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咸固尉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球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竝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勅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謇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

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冬十月太子永猶不悛庚子暴薨謚曰莊恪

四年冬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已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乙亥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瀍爲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勾當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師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瀍爲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瀍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勅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遽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爲情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

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欽武宗即位　冬十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儀同三司陰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武宗會昌元年　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悰駙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官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使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志在陳王嗣復引逸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亥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珏爲昭州刺史裴夷直爲驩州司戶　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二年夏四月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

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三年夏四月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　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宦官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宣宗大中八年上自即位以來治弑憲宗之黨誅竄甚衆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流竄已盡其餘族從疎遠者一切不問

李訓鄭注當死其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十月上以甘露之變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五下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下

宋　袁樞　撰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朋黨之禍

穆宗長慶元年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藨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屬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

閱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二年夏六月甲子裴度元稹皆罷相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　户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稱孫貽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

曰果然吾不繆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李逢吉爲相内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内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　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户部侍郎

四年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令厚斂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愬以紳平日容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議論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藴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及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

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
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
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
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
帥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
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
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
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
士龐嚴爲信州刺史蔣防爲汀州刺史嚴壽州人與防
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敎素與嚴善封還勅書人爲之
懼曰于給事爲龐蔣直寃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
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奬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
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
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
紳蒙先朝奬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
孝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
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
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
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
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
帥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
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
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
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
士龐嚴爲信州刺史蔣防爲汀州刺史嚴壽州人與防
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敎素與嚴善封還勅書人爲之
懼曰于給事爲龐蔣直寃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
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奬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
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
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
紳蒙先朝奬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
孝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
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
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
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
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
帥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
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
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
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
士龐嚴爲信州刺史蔣防爲汀州刺史嚴壽州人與防
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敎素與嚴善封還勅書人爲之
懼曰于給事爲龐蔣直寃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
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奬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
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
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
紳蒙先朝奬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
孝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

敬宗寶歷元年春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
上荒淫嬰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
鄂岳爲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
下赦文但曰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
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
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
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冬十
月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坐陳留武昭之獄流象州
敬宗寶歷元年春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
上荒淫嬰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
鄂岳爲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
下赦文但曰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
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
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
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冬十
月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坐陳留武昭之獄流象州

十二月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奏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横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名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冬十二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文宗太和三年秋八月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壬辰以李德裕爲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故出之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裴度以年高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爲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

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徒棄誠信有害無益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城歸吐蕃執悉怛謀歸之吐蕃誅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事見吐蕃叛盟

六年冬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絶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

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訞究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於斯之時閹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將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柚空謁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丞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請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咎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

七年春二月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户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

裕爲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爲賓客分司

庚戌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丁巳以蕭澣爲鄭州刺史　夏六月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年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鄙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勅書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勅涯即名肅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勅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

稟宰相意邪二人恨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

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

冬十月庚寅以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睹之孫璩德輿之子也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舒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舍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蚋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九年 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

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播户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召宰相及播漢鄭注等面質之播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爲賓客分司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特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藐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爲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鄜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犇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通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鄭注素恨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求爲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　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久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爲監軍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

初李宗閔爲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議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爲相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處州長史著作郎分司舒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鞫楊虞卿獄癸丑擢爲御史中丞元輿元褒之兄也貶吏部侍郎李漢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又貶左金吾大將軍沈議爲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户賜宋若憲死　戊寅

再貶沈議柳州司戶　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爲朋黨之首貶虞卿度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初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巳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爲司農少卿立言賕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忉忉上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九月癸卯勑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令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貶死事見官戒逆

開成元年春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爲滁州刺史　冬十一月李訓等謀誅宦官凡李訓所指爲李德裕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三年春正月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鄉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謇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爲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五年春正月文宗崩武宗即位　夏五月巳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　秋八月庚午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罷爲太常卿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名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致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有其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過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勅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勅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武宗會昌元年秋八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春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夏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李宗閔爲湖州刺史

四年秋閏七月壬戌以中書侍郎李紳同平章事充淮

南節度使　九月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吕述與德裕書言劉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爲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爲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

冬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五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强取所部百姓顏悦女佔其資裝爲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悦本衡州人當爲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爲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户稠汀州司户不復更推亦不付澧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晦昕之弟也　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奬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

冬十月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悦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怨愈甚

六年春三月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册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

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爲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爲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八月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爲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爲郴州司馬宗閔未離封州而卒　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爲東都留守解平章事

宣宗大中元年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秋九月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名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辯丁亥勅御史臺鞫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二年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爲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武宗平澤潞

穆宗長慶二年春二月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效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因之府舍

三月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裴度宜何如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當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

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牧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俯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今玆因繫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璠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遜

敬宗寶歷元年　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愧遂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愧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冬十一月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

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無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觀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勅宣示軍衆與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

李建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爲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二年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爲節度使

文宗太和六年冬十一月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開成元年春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 語見宦官 戢逆

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三月劉從諫復遣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 語見宦官 戢逆

武宗會昌三年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榷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爲中軍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爲使宅

谷鄆州人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正當如竇歷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勑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崇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

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田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令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

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田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賞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它變遽走出稹贈素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勑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勑命誼究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因姜簜梁叔文辛巳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

名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加寧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贏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

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於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鄆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累稱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李

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夏五月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闕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

堯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候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　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牙内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　丙子詔王元逵李彦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磧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鄜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彦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彦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彦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爲彦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爲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彦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禦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彦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

境且稱元達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達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王元達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達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闗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令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絶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功成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渡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闗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勅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

困急欲帥衆棄城走都虞侯孟章遮馬諫曰賊衆自有
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
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彊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
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
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　上以王茂元
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
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
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
行營攻討使　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
稹牓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
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
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
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
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
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
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
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
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
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
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　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
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毛翼城以備
侵軼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
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
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
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
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倒先取一匹餘
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　初劉沔破回鶻得太
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
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沔爲
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

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容與王宰通謀十一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窘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雕黃嶺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沼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冀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謹送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鄧城令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武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叶李石犇汾州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鬬守將楊珍聞太原

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卻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游說臣已斬之無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戰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

彊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
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
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
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
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
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
德裕曰召募須有貲財李相止以大軍士絹一匹無從
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縱其有
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徵賊決不可
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
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
太原　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三月乙卯呂
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
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令得澤州距上
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
澤州緩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
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令爲磁州刺史
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爲此也上命德裕草
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冠終不貸刑亦知晏
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丁巳以李石爲太子
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東節度使石雄
爲河中節度使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辛
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　壬
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
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
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
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
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
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爲河陽節度使　王逢擊
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闕退屯鼓腰嶺
夏四月王宰進攻澤州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
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

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名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摶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閏月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客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壘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他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女將穗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絶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絶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絶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洛救援兵馬使談朝議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噪釗必不爲稹用但釗及

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劍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晁之支孫也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

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火功實所懷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户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怵惕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

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達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洺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火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克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達元達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棄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爲三州留後

東道無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魚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名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劉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自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宻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爲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魚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名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劉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自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宻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爲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廳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元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盡殺之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合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瑨之子庠餗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

裕奏今不須復置那洛磁磐後但遣盧弘正宣慰二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何如處之德裕對曰劉稹朕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

爲昭義節度使戍戍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勅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錄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榮黜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

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告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勅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勅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州刺河陽節度　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奸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爲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勅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

裘甫寇浙東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冬十二月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勍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懿宗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勍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羸弱者祗德遣正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既盡於是山海諸盜及他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暐勇力推劉慶劉

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將皆以為然遂以式為浙東觀察使徵祗德為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官者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

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已而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暉數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令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匹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急宜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

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暉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爲鄭祗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迫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於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

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之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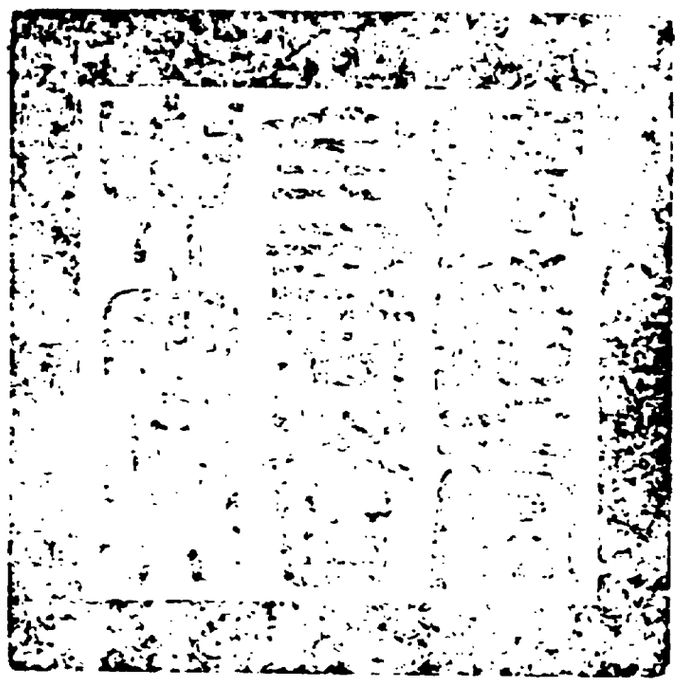
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賜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詗賊遠近衆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淩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武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琳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州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

五月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劉暐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三道軍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陝跌郯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湖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已

已高羅鋭襲賊別將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晛謂裘甫曰鄉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辂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晛悉收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蠹也高羅鋭克寧海收其逃亡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鋭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澄思益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嘹村賊將王皐懼請降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以緩追者跌跌殘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爲軍導

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絶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暐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暐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貸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

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
兵耳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
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
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
所及也　八月裴甫至京師斬於東市加王式檢校
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巂爲憂
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
以執裴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不
從由是能成大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六上　宋　袁樞　撰

通鑑紀事本末　史部

龐勛之亂

唐懿宗咸通二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甍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帳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士遺還既擐甲執兵命圍騎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

四年冬十一月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隸焉

五年夏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九年　初南詔陷安南救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

剽掠　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

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勑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慆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慆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慆悰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勑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

勑與許佶等乃言于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翹足可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勑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勑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勑復於遞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心生譽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為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怵懼彥曾名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寬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園練判官溫庭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

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杖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若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為將者何以統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勦數勦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倘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救使戍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救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詗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撾之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靡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麗勦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閻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

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縑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澤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

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濉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犇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因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刻而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名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愚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寃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過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圖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

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成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輳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闐溢郛郭旬日閒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徵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因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慆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　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為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棹小舟得入慆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為慆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

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丁未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澤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厚本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劒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勛遣其將許佶將精兵數千

助吳逈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送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表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遂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卒讜言於杜悰請出求救於淮淅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崔雍和州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卒讜言於杜悰請出求救於淮淅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奏請節鉞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

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賈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衄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識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紿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名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救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強不敢進讜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

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惱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槊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靡勶許之已亥弘立引兵度濉水夜襲鹿唐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唐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

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靡勶許佶以弘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勶曰弘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録過為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勶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勶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靡勶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勶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勶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

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
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
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
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埽境内之兵戮力
同心轉敗為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
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
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為天
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驍

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
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
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
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
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
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為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
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
官軍乃得過入城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
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
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

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勗乘勝進軍勗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過伏敗走龐勗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勗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處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勗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勗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勗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壍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之

六月馬舉自泗州引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勗遣吳迴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渡淮擊之斬獲數千人平其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勗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勗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蘄縣土豪李衮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還玫遂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勗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

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　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勛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閉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為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

門納官軍麗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晨賊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麗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沖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渡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溪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故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十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迴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為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守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迴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迴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悰為義成節度使上嘉

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名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為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悰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

十一年夏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散居亥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孜招諭之　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為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鄰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為團練使割隸淮南　冬十一月丁卯復以徐州為感化軍節度

回鶻叛服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默啜恃勝不設備拔曳固逆卒頡質略斬之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而死其弟登利可汗立

二十七年秋七月登利從叔判闕特勒攻殺登利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　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義王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鞬山舊統藥羅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回紇斥北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肅宗至德元載　安祿山之反也回紇可汗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蕃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回紇可汗遣

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十一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

二載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宴賜勞予惟其所欲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大軍入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主　二事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十一月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崴遣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乾元元年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卒長子

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殿中監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為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鄴者唐與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

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　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二年春三月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　夏四月回紇默

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為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婚萬里之外邪然亦為之勢面而哭　秋八月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寶應元年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已為朝義所誘有輕唐之志上遣僕固懷恩往見之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回紇河北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為元帥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琚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琚少華一夕而死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詳見安史之亂代宗廣德元年春閏正月乙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過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虜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七月冊回紇可汗為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大歷三年回紇可敦卒秋七月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久矣僕

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興吐蕃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慚厚禮而歸之

四年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鄉董晉為判官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

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回紇使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邰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說乘它馬而去弗敢爭

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八月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半歲俸為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十年冬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十三年春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

輞重因大掠坊市
秋七月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
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
軍從之回紇始去
十四年秋七月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
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僞服而
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
利皆歸之日縱暴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
禁之
德宗建中元年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
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
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
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
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
富饒令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
相頡莫賀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諫曰唐大國也無負
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牛馬數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
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
歸乎登里不聽頡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
擊殺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
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為藩臣垂髮
不剪以待冊命乙卯命京兆尹臨漳源休冊頡莫
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秋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
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董突者武義可
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
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
突盡帥其徒歸國輞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
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禾稼振武
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輞重而畏其衆彊未敢
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多道亡董突防
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
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
寶應元年德宗為元帥時見回紇於陝州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

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強者群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國相梅録各擁兵數千人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除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群胡盡殺之聚為京觀獨留二胡使歸國為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上徵光晟為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同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讐上為之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六上　三十九

貶光晟為睦王傳以慰其意

三年　張光晟之殺董突也上欲遂絕回紇名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董突及翳密施大小梅録等四喪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子思迦等迎之頡子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董突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董突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絹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已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禄卿

四年　兩河之用兵也王武俊召回紇兵使絶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説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六上　四十

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取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

興元元年夏五月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回紇達干見朱滔請戰回紇敗走事見藩鎮連兵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禄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

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汝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則不可汝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汝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汝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董突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汝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汝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其人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汝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董突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汝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汝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其人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

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毋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怨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吏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令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吏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令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

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搗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籠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患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柰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吐蕃苦于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

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疋
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
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踈跌都督以下千餘人
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若
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
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
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十一
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
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里羅沒密施俱祿忠貞毗伽可
五年冬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
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故與之連和
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
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
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
干迦斯將兵救之
六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其大相頡干
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
貞之子阿啜為可汗年十五　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
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
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
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
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
威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
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預也虜謂父為阿多
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
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
秋頡干迦斯舉國兵數萬名楊襲古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
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紿之曰且與我同至
牙帳當送君還朝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
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
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
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

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録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録曰聞可汗新没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壟而坐梅録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録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

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七年春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冊回鶻奉誠可汗

十一年夏四月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禄為可汗骨咄禄本姓跌跌氏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羅葛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内之闕庭

五月庚寅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禄為可汗

順宗永貞元年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為騰里野合俱録毗伽可汗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漬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三年春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　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　夏五月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

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鵶鵜泉邊軍戒嚴

九年春二月李吉甫奏請復置宥州以備回鶻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旱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

弱西城積路無備更修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儻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二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十二年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十五年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二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穆宗長慶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嗣君為登囉羽録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悦擊却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二年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以兵從朝議以為不可遣

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

四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寶歷元年春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干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為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

文宗太和六年春三月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彰信可汗

開成四年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駱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盧馭特勒為可汗

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

牙橐駝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哀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黠戛斯所敗詈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可汗立盧馱回鶻別將句録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盧馱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馱職特勒厖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禄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内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温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軍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闕以備之

武宗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　秋八月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牙帳嗢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聞其國敗

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禄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況嗢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鈔掠聽自讐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　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為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噉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各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振之　冬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詰嗢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嗢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自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内史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于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　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

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為那頡所部為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狀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令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絶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誠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且欲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

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太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名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

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衆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閒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雜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宰相正以倩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慮彼倩嫌窮迫歸命前可汗已及二年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嗢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秋七月嗢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閒剽掠羌渾又屯耙頭烽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為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過耙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嗢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為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為紇吃斯所破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議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搖深意似特姻好之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

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為回鶻遠來依投當款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禁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事昔邳彤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戚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氷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為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為宜俟

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為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為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

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　冬十月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為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靼等五部落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步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　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　十二月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柘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纛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上從之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詣光順門去戚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近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呼沱河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六月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仵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四年春三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

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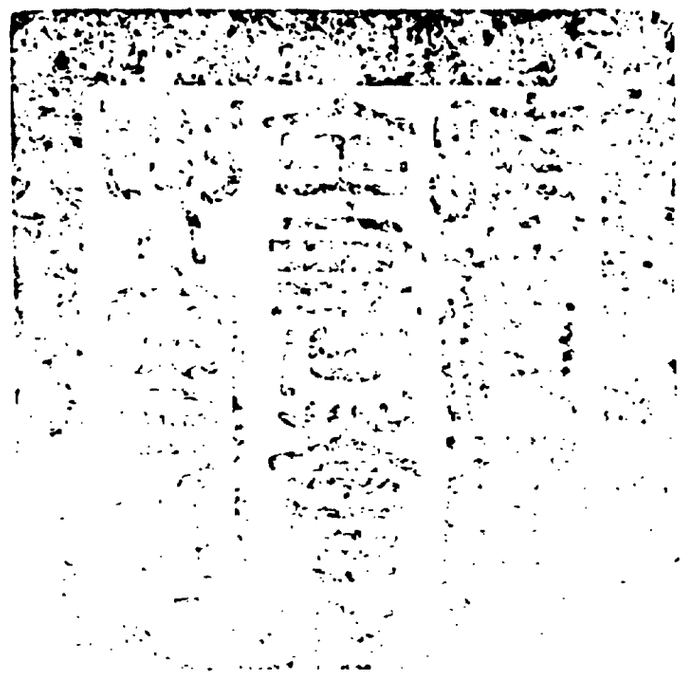
朝廷以回鶻哀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　秋九月李德裕奏幽州奏事官言詗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五年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為冊黠戛斯可汗使　五月冊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冊黠戛斯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

六年春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屬奸臣當

軸遠加珍滅近有降者云已庪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
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冬十月上遣使詣安西
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
辛亥冊拜為嗢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
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子所
塞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懿宗咸通四年秋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
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歷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
悉歸唐不許
七年冬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
馬迎冊立使及請玄年歷日
僖宗乾符元年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郗宗
莒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
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
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下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宋　袁樞　撰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文宗開成三年吐蕃翼秦贊普卒弟達磨立翼秦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武宗會昌二年冬十二月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弔祭使劉沔奏移軍靈州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綵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為贊普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綵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為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勢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落門川

討擊使論恐熱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綝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藏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為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籍

三年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為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皆敬之年四十餘娶泰贊普强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六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為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為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遺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賛普授以藩維誠為非據夙夜慚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熱得書喜偏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為書勤厚荅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吕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吕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

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為
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
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
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四年朝廷以吐蕃內亂議復河湟乃以給事中劉濛為
巡邊使使先備器械糗糧詞吐蕃衆寡以聞　吐蕃論
恐熱之將岌藏豐贊亟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恐熱發
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為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
谷婢婢為木柵圍之恐熱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

於婢婢
五年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遣厖結
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
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
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兎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
稍稍引去
宣宗大中元年夏五月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
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
軍擊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
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二年冬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
水先隸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　吐蕃論恐熱
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
拓跋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春二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尚婢婢軍於河源

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
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
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
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以太僕卿陸
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
夏六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
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
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

鳳翔節度使李玼取秦州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劒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冬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　祿山之亂河右暨鄯武威寶應元年又陷秦渭臨洮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德宗貞元二年陷安西北庭隴右州縣盡矣

四年春二月以秦州隸鳳翔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鶏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楊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罷子燭盧輩力將兵據麽牛峽以禦奇兵絶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罷子不從輩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罷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柘政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二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剔肌其羸老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五年春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叛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譟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者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為沙州防禦使　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柘政懷光使人説誘之其衆或散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

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冊我為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名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欲為邊患會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於廓州　冬十月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於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義軍長史

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十一年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為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問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為唐百姓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與諸將相顧嘿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為然即奏延心為河渭都遊奕使統其衆居之

懿宗咸通三年嗢末始入貢嗢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

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為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二月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使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

閏三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冬十月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衆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蠻導南詔入寇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初安南都護李涿為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六月蠻寇安南

十三年　初韋皐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由獨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群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駕州而還又索暫學子弟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

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冬十月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鄠與監軍奔武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攻擊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群蠻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強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秋七月南蠻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於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蠻去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　杜悰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群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嶲州攻邛峽關穆遂不行

三年春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荊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

京奏請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勅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奸詐請罷戍兵各從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稱群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八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奔藤州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一月南詔帥群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荊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見保護處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救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綽攜

其印浮渡江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荊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悉名還分保嶺南東西道

二月南蠻寇左右江浸

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名義
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愚仍詔選軍校數人
士卒數百人自隨　夏四月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
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
月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以龔象二州
隸桂管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
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
及諸軍行營　秋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
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
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鄂運者皆泝湘江入
澪渠灘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
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
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
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因繫網吏舟人使償其米
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

屯容藤州　冬十二月南詔寇西川高州刺史喻士珍破
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奪高州刺史喻士珍破
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
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　以容管經
略使張茵兼勾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
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
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

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
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紿之敵至不設備
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
之惶怖不知所為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
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
營承訓不許有天水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
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聞一日
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

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夏四月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暱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邀南詔蠻敗之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

六年夏四月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高州刺史喻士珍貪獪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高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為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孫也　秋七月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穫以食軍

七年春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高州東蠻浪稽部蝎力助之遂屠其城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名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　夏六月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

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以范昵卒為安南都統趙諧眉為扶邪都統監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權代駢鎮安南名駢詣闕欲重賂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戲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衮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暗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冬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為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群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八年春二月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群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冬十二月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駕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駕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駕州刺史

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嶲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秋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眺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十年　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十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春烏部破之　十一月蠻進寇嶲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休源川滂遣兗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　十二月丁酉蠻衣兗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刺史楊忞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忞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栰爭度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棄導江邛州軍資儲偫皆散於亂軍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聞蠻寇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

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眈台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檑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廩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眈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　南詔進軍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眈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於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眈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以眈待之恭亦為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眈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驛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驛信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眈遣先鋒遊奕使王晝至漢州詗援軍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實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犇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此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實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弱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縻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眈以

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為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斷之矢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詰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懼故城中不知援軍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則與鄉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皐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舉使匹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昔那時勿節夢衝三部助皐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為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為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梧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驟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

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
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
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十二年夏四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為西川節
度使
十四年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
少不敵棄城奔荊南荊南節度使杜悰因而奏之六月
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　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
色遊宴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先行後申上
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
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荊南
節度使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
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
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
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

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
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
殺二千餘人追至大渡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
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
數十里復寇大渡河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
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蠻衆日益
景復不能支軍遂潰　十二月南詔乘勝陷黎州入
邛峽關攻雅州大渡河潰兵奔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
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為守備而塹壘比向時嚴固
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非敢為寇也欲入
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為讒人離間冤抑之事倘蒙聖恩
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
留止數日即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
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
蠻兵及新津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
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

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高駢至劒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猶豫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纔積城中生死共處汚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支吾令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千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峽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名黃景復責以大渡河失守腰斬之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

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荅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荅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

三年春三月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驤妻李瑤瑤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駢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渡覆敗之狀折辱之　冬十月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名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疎惡以劈鬅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刻丘垤平之無得為坎陷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工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遊行入

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渡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言

四年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謚曰景莊皇帝子濛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濛好田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閏二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嵯寶等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饋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贏瘵息肩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嵯寶還南詔但留荊南宣歙數軍戍邕州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五年夏四月南詔遣其酋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呫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詔諭解之段嵯寶至南詔踰年而還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郎使於南詔宗政還其國中書不荅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荅之

六年春正月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柰何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以下拜已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驃信稱臣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夫兄

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為弟為甥驃信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為諸父驃信為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閒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合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代崔安潛　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為怯復求之諸道兵戍邑管者往往自歸　趙宗政之還南詔也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琢上言太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虛竭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為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為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為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冀望今安南子城為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邑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支吾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令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皐年為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為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詔南詔

中和元年秋八月宗正少卿嗣曹王皐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

二年秋七月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

三年秋七月南詔遣布燮楊奇鉋來迎公主詔陳敬瑄以書辭以蠻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鉋不從直前至成都　冬十月以宗女為安化長公

圭妻南詔

李克用歸唐

唐僖宗乾符五年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
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雲州沙陀兵
馬使李盡忠與牙帳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
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
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
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
平也衆以為然君立興唐人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
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荐饑漕
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
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
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
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
楚及判官柳漢璋等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
帥其衆趣雲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衆且萬人屯
於闕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留
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闕雞臺下克用令軍士
舁而食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
表求敕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
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
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討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
卿支詳為大同軍宣諭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
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
禦使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
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
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　李國昌欲父子
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
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岢嵐軍盧簡方赴振武至
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滌發民塹晉陽己未以
都押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
團至城北妮隊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滌遣馬步都

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土團吗虔牀舁其尸入府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押牙田公鍔給亂軍錢布衆遂叔之以為都將赴代州澣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澣為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嶝縣入忻州境

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　十一月甲午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為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鴈鳴谷走歸上黨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大谷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　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為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　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傳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父也

秋七月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詔以鐸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為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為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達靼本靺羯之別部也居於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

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鞍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中和元年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瞿稹李友金說陳景思名李克用事見黃巢之亂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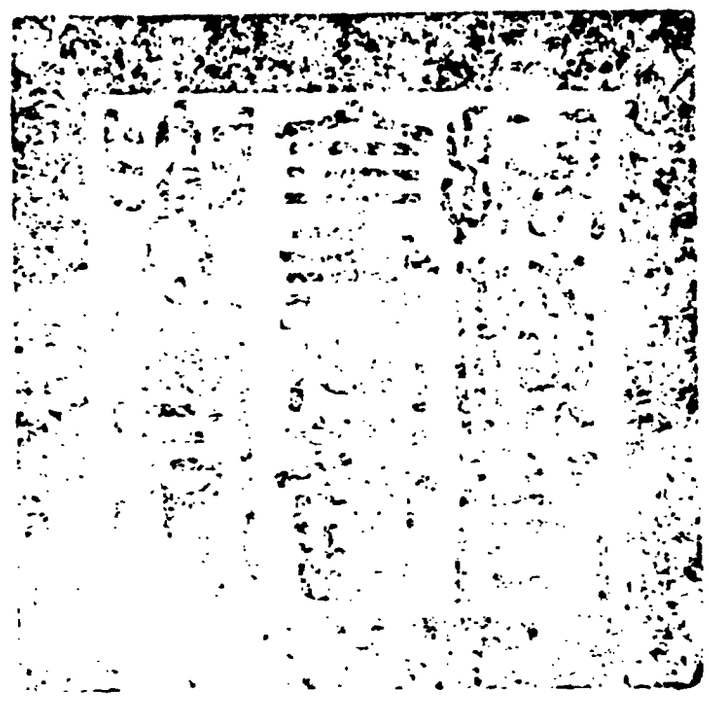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

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杉斬之減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七上

宋 袁樞 撰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上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潘

黃巢之亂

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
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
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
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碭
蓬實為麪蕎槐葉為蘆或更哀羸亦難采拾常年不稔
則散之隣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
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
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
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徑
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
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行之
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冬十月以吏部侍郎鄭畋户部侍郎盧攜並守本官同

平章事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兵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二年　初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寇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群盜侵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為一使無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竝取威處分

三年春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弓鼓板以備群盜　三　秋七月以左僕射王鐸無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秋　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卒怨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

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鎡鎡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十一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鄴奏求益兵救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捉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慎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琢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渥王鎡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鎡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為之奏官鎡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暮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鎡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鎡渥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

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鎌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鄆州　黃巢陷鄆州敕節度使薛崇　三月黃巢陷沂州　夏四月黃巢與尚讓合軍保查牙山　六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滑川養疾上皆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　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賢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道逃歸詔忠武宣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　冬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為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鄆州　黃巢陷鄆州敕節度使薛崇　三

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川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温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温以為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塹度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温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而知温猶不出將佐請知温出撫士卒知温紗帽皁裘而行將佐請知温擐甲以備流矢知温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暮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遽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户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詔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詔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久病罷詔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為詔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為副使　二月貶楊知温為郴州司馬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裼書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　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荊南之功也　三月群盜陷朗州岳州詔潁州刺史曾元裕屯荊襄黃巢自濮州掠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克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轘轅伊闕河陰武牢　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

救宣潤　黃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　夏四月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敕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佽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　六月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荊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　秋八月黃巢寇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冬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彥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項城人也　上以群盜為憂王鐸曰臣為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為行營副都統　五月黃巢與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淮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　秋八月黃巢寇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浙東觀察使崔璵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為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巢率府率從之　秋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

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栰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十月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衆北歸為群盜　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渡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為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臨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十二月以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上善騎射刱槊法箕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與諸王賭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擧毬進士擧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駮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貲財救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户胡商未耳乃止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運使

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夏四月張璘渡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　以諸葛爽為北面行營副招討　五月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為振武節度使　黃巢毛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渡淮乃告絶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　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為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渡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迤邐過淮宜急救東道將士善為禦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澈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　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晟為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九月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晟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澈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

場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疎闕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岊詣澈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為岌所襲引兵還兗州於是諸道兵屯澈水者皆散黃巢遂悉衆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冬十月以諸葛爽為夏綏節度使　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　十一月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宋玫使南討黃巢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為河陽節度使　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　辛酉以河中都虞侯王重

榮權知留後　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為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為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為朕發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為兵馬先鋒使燕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為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為句當寨柵使令孜為左右神策軍內外

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為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鬬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絶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刓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臨東都留守劉允章卹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允章迺之酋孫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　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為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以神策將羅元杲為河陽節度使　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托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進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迹顧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絶糧士卒莫有鬬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諠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阬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阬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

謀臣愧顏何穿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孰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已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須臾即平引兵而渡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阬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為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户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為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睹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居毋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上趨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

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盡阜綳為衮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已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為皇后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竝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為樞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璆加之子也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屯櫟陽黃巢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巢使溫誘說之爽遂降於巢以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杲逃

奔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鬱傷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以下皆哭使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暮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墊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于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崇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

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廬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為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伏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偫不豐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　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田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　丁丑車駕至成

都館於府舍　上遣中使趣高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三遣使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　八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薛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

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鴈門　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城西南面行營都監　黃巢以朱温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戎因戍鄧州以扼荆襄壬子以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　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疏陳於高崗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　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　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七於崞西獷悍

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迎之李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　群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悦　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詔以徽為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即以為河陽節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糺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　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

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　黃巢以其將王玟為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為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譁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諸將分

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布為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貨露宿霸上詞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所署同州刺史王薄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帥衆奔鄧州

朱溫斬薄謙釋巖使還商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為節度使　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啟聖睿文宣武皇帝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衆愈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己未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　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名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名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

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卽八都與朱溫戰敗之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　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　西川黃頭軍使李鋌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屯興平為二寨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馬仁厚將二千人益之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秋七月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

厭顧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觖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遴選通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竝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

又不對寧相亦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疎冗乎倘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群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壯司之天下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壯司之天子壯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疎入令孜屏不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蜀顧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為節度使　秋八月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於石橋潯敗奔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巢以詳為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溫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京師寶遣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為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壯上意會駢使人約寶面會仜州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汝為大臣我豈坊門卒邪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攘雉集之異耳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衆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衆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

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曹全晟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
為留後　十一月孟楷朱温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
軍敗奔歸本道　鄭畋至鳳州累表辭位詔以畋為太
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為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
軍　王鐸以高駢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
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
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
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
師崔安潛為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為都都統左
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為左右先鋒使時
溥為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
恭為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
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
中鄭畋為判官直弘文館王摶為推官司勳員外郎裴
贄為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畋之弟摶璵之
魯孫贄坦之子也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
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　黃巢以朱温為同州刺史
令温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温遂據之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兼判户部事
朱温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　以李昌言為京城西面
都統朱玫為河南都統以右神策軍容使西門恭為左
神策軍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廊坊軍號
保大　夏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
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鄜坊屯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
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日蹙號令所
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
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買人於官軍以為糧官軍或

執山柵之民鬻南之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五月加淮南節度使高駢無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徵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僖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生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以為不用如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

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與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沖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　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　秋七月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　八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瞳福州人也李

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為監軍所告黃巢殺之以其弟思鄴為華州刺史　以朱溫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使賜名全忠

冬十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日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各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嶓石路趣河中　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為刺史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雁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初克用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涔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皆衣黑故謂之鴉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渡河

軍于同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已已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面

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令宰相潘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

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合尚讓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據之王遇亡去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于零口破之克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

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先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達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重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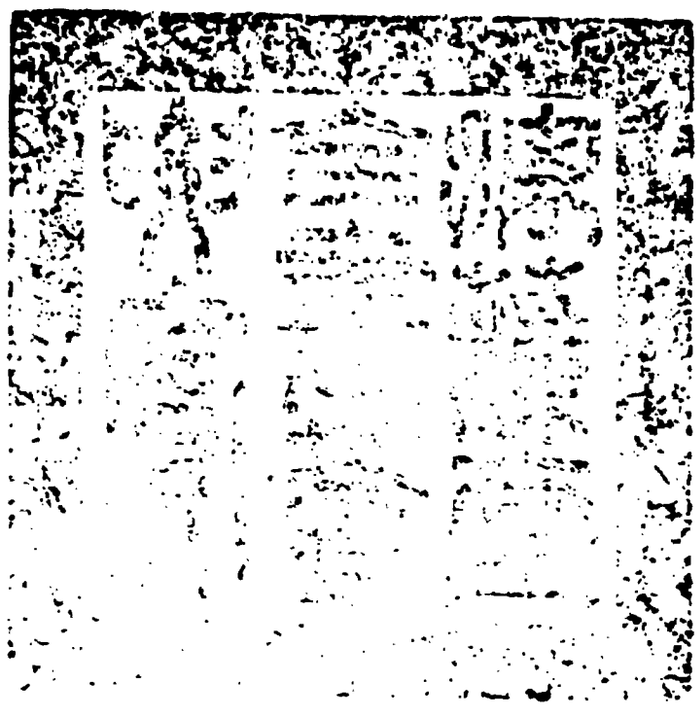
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瑨家貴身顯為黃巢相首尾二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翊子麓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於項城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怒悉衆屯溵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并骨食之

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則驕軍難制外為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以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　司徒門下同平章事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九月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溵水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十二月趙犨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審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全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渡河而東　三月

朱全忠擊黃巢及子寨拔之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　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壯趣汴州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却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宛句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壯已已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兗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　六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于溥　秋七月壬子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桃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

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為鳳翔節度使
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
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語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虢
張旺陷汝鄭盧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子遺其
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壯至衛
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
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
光啟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已卯車駕發成都
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至鳳翔三月丁卯至
京師荊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淒然不樂已巳赦天下改
元時朝廷號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劒南嶺南數十州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楊金

欽定四庫全書卷

通鑑紀事本末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中

宋　袁樞　撰

藩鎮之亂

唐德宗光啟元年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奠兩池榷鹽鐵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從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援處存赴鎮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田令孜所擯不肯之鎮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搖藩鎮心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內而還

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克用怨全忠事見諸鎮相攻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子遺矣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為樞密使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

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緯戩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遇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盩厔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遣名朱玫亟迎車駕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癸寶雞留禁軍守石鼻為後拒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為節度使守散關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推折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煴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為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堙郵驛上由它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

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為相澈師知玄鄙澈所為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于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竝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鑾都將李鋌等敗邠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為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為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遥領州鎮自此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九僅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救使之榮委以大權使陞網紀驟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脇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脇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煴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于石臭驛玫使蕭遘為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為之乙卯煴受冊玫自為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煴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　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

晉暉為集州刺史張造為萬州刺史李師泰為忠州刺史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户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户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却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與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

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誅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煴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煴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煴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舊漢三萬兵進討山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

也

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為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為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王行瑜進攻

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
鋌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峰以拒之茂貞博野
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九月朱玫將張行
實攻大唐峰李鋌等擊却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
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
璩等勸進于襄王煴冬十月煴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
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
尋醫許之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為鳳
十一月田令孜至成都請

州防禦使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
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朱玫與其下謀
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
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
師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
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
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藉地裴澈
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為

迎奉執煴殺之因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王重榮函
襄王煴首送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門獻馘百官畢
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煴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
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煴
已就誅宜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
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扈
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蹕都頭楊守宗為金
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為東川節度使金商節
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戊辰削奪
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
不行　三月癸未詔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
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時朝士受煴官甚衆法司皆
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
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
疎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夏六月戊

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
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為備己酉
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符戰於
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
入侍上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
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
度使李茂貞為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秋八月壬
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
其族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以
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文德元年春二月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
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三月己
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群臣屬望
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
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

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即
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
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
外忻忻焉　冬十月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于靖
陵廟號僖宗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圓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袨衫侍
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
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

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劒佩
侍祠己酉祀圓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
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
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
肩輿至太極殿它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
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
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
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

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

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二年秋八月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軍中尉楊復恭恭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假子龍劒節度使守真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上勞王璟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為不可璟怒訴之璟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為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腹心張綰刺殺之　冬十月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

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軍守含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真及

綿州刺史楊守廩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十二月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至暮乃定百官表賀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昭信防禦使馮行襲逆擊大破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二月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者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　夏四月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西門君遂惡之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犇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彊

五月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秋七月已巳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犇興元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　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真楊守忠滿存犇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為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秋七月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

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勞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裒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纊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匈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為孱懦之主惜惜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鼂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莽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副之　九月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盩厔以拒之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犇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遣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

申茂貞陳於臨皐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畧曰棄卿士之臧謀構藩垣之深釁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詡于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二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為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為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為緇郎所壞緇郎胤小字也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徽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竊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

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鋌王超者為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鋌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彥若為御史大夫　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為尚書令韋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為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六月戊子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為太子少傅谿廓之孫也上師谿為文崔昭緯恐谿為相分己權故使崇

魯沮之谿上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為朱玫作勸進表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贓唱賊且故事絁巾慘帶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於正殿慟哭為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不至

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　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

竄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鋌昭緯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鋌告行瑜曰鄜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為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為太子少師　王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為陝州珙為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鎮近

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宜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五月至京師坊市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

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奏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三千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　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為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為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為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張濬孔緯謫從事見諸鎮相攻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于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巳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帥衆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杖捂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著于樓楯左右扶上

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為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或傳王行瑜都兵自衛出啟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夜復為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户部尚書判度支及

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彦若王摶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璲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内侍郗廷昱齎詔詰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郗延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邠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壬午克用發河中八月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

其軍已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為兄　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為邠寧

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為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錡為西面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為倫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昭緯罷為右僕射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守劉仁恭各為本鎮節度使　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以李克用為行營都統

九月癸亥孔緯費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

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　貶右僕射崔昭緯為梧州司馬

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上以賜李克用克用令李罕之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李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為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　上還居大內

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克用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脇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為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

高奭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李克用旋軍渭北　加靜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　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于雲陽　乙未進克用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入謝恩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閹輔不寧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實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廷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鄜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致鑾輿播越百姓犇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

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茂貞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為河西節度使三年夏五月戊子遣中使賜崔昭緯死行至荊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為快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踈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詔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為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構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詰闕訟寃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六月茂

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秋七月茂
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
自鄜州濟河幸太原丕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
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表請幸華州上不許以
建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
道網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癸巳
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
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
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
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
年矣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
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以府署為行宮建視事於龍興
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
盡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武安
節度使上以脩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　丙午以翰林
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陜
人也　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
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移撥諸道令共輸資糧
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
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
擒即為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鄜道發兵入援　上
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
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乙丑以朴為
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
中外大驚　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　九月崔胤出
鎮湖南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
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
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
出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
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
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弟瑮之孫
也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為硤州刺史崔胤

恨宸代已誣宸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已亥以朱朴兼
户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為鳳翔四
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靜難節度
使兼副都統　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招討
處置等使丁巳以韓建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
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
之竟不出師
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
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刼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

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
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臣
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
可輕為舉錯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
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
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
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竝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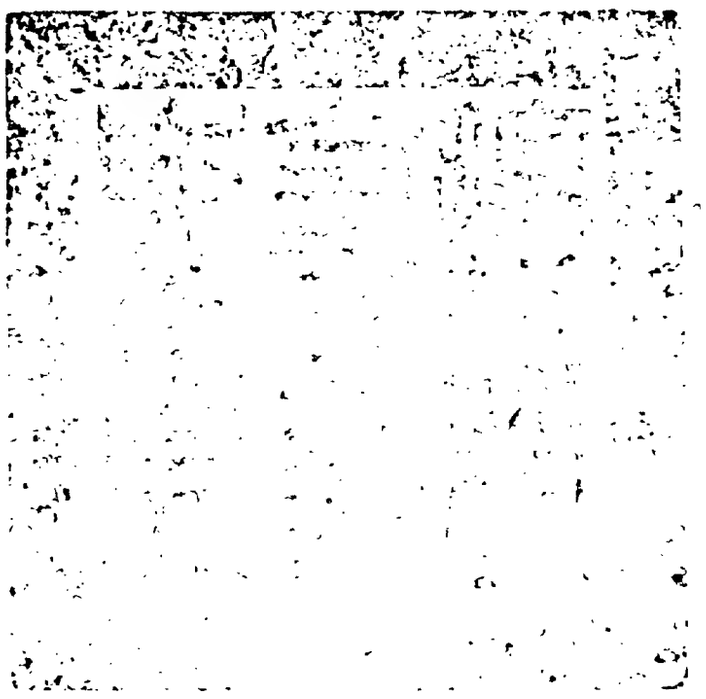
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竝委韓建收掌建又
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
厚有薄之恩垂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奸
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
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
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
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
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啟

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
者乞皆召還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
止無得入宮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
悅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
為皇太子仍改名裕　己亥罷孫偓鳳翔四面行營節
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為寧塞節度使　二月乙
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朱朴罷為秘書監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

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僅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　夏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為西川節度使以彰義節度使張璉為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

光化元年春正月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　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獎王室薦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不瞬東通秉與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

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為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復以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秋八月庚戌改華州為興德府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鳴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楊　金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七下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下

宋 袁樞 撰

通鑑紀事本末

楊行密據淮南

唐僖宗中和二年　初淮南節度使高駢好神仙有方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益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綏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綏瑾公楚歸禮咸見踈用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綏瑾公楚歸禮咸見踈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貧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捻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鼠血灑於庭宇如格鬬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自謂磻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墀也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

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窓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煉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禱祈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悟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

掠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及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悵學道者不能絶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絶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然後見拜起繞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内不復知有駢矣

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為廬州刺史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都將以甘言悦之問其所須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初呂用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無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為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使人竊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舉軍盡殪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四年春三月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溧水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内則假神仙之説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濛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

命故有是憾因出濮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慚遂禁濮出入後月餘以濮知舒州事群盜陳儒攻舒州濮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神福沿州人也又之羣盜吳迴李本復攻舒州濮不能守棄城走駢使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迴李本擒斬之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頵擊走之

光啟二年夏四月壬子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五月以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為不復咨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杞曰此固為晚矣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明日與瑾共為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

冬十二月壽州刺史張翺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於褚城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刺史陶雅犇廬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

三年夏四月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劒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劒以為無是事神劒名雄人以其善用劒故謂之神劒時府中籍籍亦以為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為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

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紿之曰用之比來頻啟令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劒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劒不悟曰無之師鐸內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劒以所得委曲神劒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劒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鎮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爲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遽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為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爲行營副使神劒爲都指揮使神劒以

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為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詗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　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喧噪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為門衛所逼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倘或不已止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懼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坐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

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往必不利於已甲寅遣其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之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穀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

大將石鍔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揚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為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入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於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撤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比轉禍為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

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決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丙寅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爲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彦過江或說彦曰師鐸本以甲士百人爲衛其實因之也是日宣軍以所坐自聾瞽不能區理故順衆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爲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不以爲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爲衛其實因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實貨悉爲煨燼已已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自城隅諸軍大掠晝夜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爲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爲鹽鐵使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感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歸於閭閻張陳寢處其中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塚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後斬之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畢師鐸聞之壬午復

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卤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　張神劒求貸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劒怒亦以其衆歸楊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劒運高郵糧以給之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敗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事仍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為宣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為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六月戊午

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　秋八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授裨將馮弘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貿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糲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麪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麪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高駢

在道院秦彦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彦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為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彦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冬十月秦彦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劒高霸寨破之神劒奔高郵霸奔海陵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彦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彦師鐸無如之何頻感而已外圍益急彦師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已已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啟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彦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為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為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行密自稱淮南留後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渡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為蔡人所得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渡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座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以駢兵委之列於田頠之上儒分兵掠鄭州未幾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與彦師鐸襲高郵　辛巳高郵鎮遏使

張神劒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為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劒於其第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户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畦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畦約為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襄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已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畦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在天長也紿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塵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耶因牽下械繫命田頵鞫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乘其入靜縱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刳裂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胷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　朱全忠遣内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為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

文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彦畢師鐸鄭漢章彦等之歸秦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彦等潛召沐軍儒殺彦等以宏為馬軍使　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為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

救之　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為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　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夏四月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　秋八月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鍠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孫端張雄為趙鍠所敗鍠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昌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昌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為池州制置使

昭宗龍紀元年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六月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為粥以食餓者溫胸山人也鍠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為裨將鍠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　冬十月以給事中杜儒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為制置指揮使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　十一月田頵攻常州為地道

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

以兵三萬戍常州　十二月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渡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

大順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渡淮聲言救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　二月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已已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　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仁義頵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

三月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為節度使　夏六月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為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復為仇敵　秋八月丙寅孫儒攻潤州蘇州刺史杜儒休到官鉞鏐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奔孫儒　九月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　冬十二月己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二年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夏四月楊行密遣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於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睢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

秋七月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

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　冬十二月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友規廬州人也　二月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行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行密別將又取潤州　夏五月楊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瘧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丁酉楊行密帥衆歸揚州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秋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為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遣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以

阜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畧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當早出從者斷馬鞚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庶富幾復承平之舊　冬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

二年夏四月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　秋七月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為效之　八月丙辰楊行密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為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　冬十月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為舒州刺史乾寧元年春三月黃州刺史吳計舉州降楊行密夏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　冬十二月吳計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於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二年春二月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　三月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既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慙行密攻濠州

拔之執刺史張瑰　丁亥楊行密圍壽州　夏四月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江從勗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兵少吏民恇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為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

三年夏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群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圍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

為陳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以敬章為左都押牙公鐸為右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

四年春二月詔以楊行密為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　夏四月杜洪為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黃州黃州刺史瞿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　五月辛巳朱友恭為浮梁於樊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　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秋九月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趣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趣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為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峻壘淮上流

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為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倉皇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葛從周屯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泙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退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鬬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遣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光化元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為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

二年春正月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年加楊行密兼侍中

天復二年春三月上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宣諭使書御衣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為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為奉國節度使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募弘鐸工人造戰艦工

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顥曰第為之吾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顥建說弘鐸先擊顥弘鐸從之帥衆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六月辛巳顥帥舟師逆擊于葛山大破之　馮弘鐸收餘衆泝江將入海楊行密恐其為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公徒衆猶盛胡為自棄於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廻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廻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廻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廻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

行葭葦堙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行密攻宿州久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三年春正月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詣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三月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薪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為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皋乘輕舟至灄口舉火炬於樹杪洪以為救兵至果焚薪以應之　夏四月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勍將萬人屯灄口遣使語荊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

忠之彊且欲侵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泝江東下汴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載海勞浪之類甚衆掌書記李珽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仇也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汴不聽珽憑之五世孫也

五月成汴行未至鄂州殷遣大將許德勲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荊江口乘虛襲江陵庚戌臨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鬬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戍將衆數千逆擊汴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十卒皆潰汴走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勍聞之亦引兵去　初寧國節度使田頵破馮弘鐸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歙為巡屬行密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頵頵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頵兵彊財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頵不從及解釋錢鏐頵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頵必友宜早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及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頵有良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頵以儒為二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頵遂與圍練使安仁義同舉兵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頵遣二使詐為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尚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荊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頵已丑安仁義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

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行密夫人朱
延壽之姊也行密抑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頵通謀
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
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荀鶴池州人
也　九月朱延壽謀頗洩楊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
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
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
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
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
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
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
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閉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
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仇人所
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嘗遣二百人與
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　田
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頵
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
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
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
而進士卒皆感勵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
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
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
及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
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
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
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
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
其心以祭周渭頵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
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勿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
兵斷其歸路行密遣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
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頵　田頵
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

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千人顗易之不召外兵濛入顗境審陳而進軍中笑其怯濛曰顗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顗遇於廣德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顗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拻伏縱兵擊之顗兵遂敗又戰于黃池兵交濛偽走顗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顗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頵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　十一月乙亥田頵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踰濠而鬬濛急擊之頵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頵同閭里少相善約為兄弟及頵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閔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為寧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合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為文精敏嘗為顗草檄罵行密行密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文昌為節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初顗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顗之婦弟也顗敗傳瓘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為鎮東都虞候

天祐元年春三月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　秋八月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為招討使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臺濛卒以其子渥為宣州觀察使昭宣帝天祐二年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為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福吾今以為汝

功且以愛妾贈之乃擲弓於地德誠拔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　二月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行密以存為鄂岳觀察使

冬十一月庚辰昇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王建據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鎮許昌令孜為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群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夏六月庚寅陳敬瑄至成都

中和三年秋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二建帥衆數千逃奔行在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

光啟元年秋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軍都指揮制置等使

二年夏四月田令孜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

三年春三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

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　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己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為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當往省之因見陳太師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鐵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柰何延之入室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

冬十一月謀於田令孜李茂貞以書諭建皆不從

文德元年春三月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夏五月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為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為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鎮以靖

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為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磴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懃等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率衆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

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已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

十二月丁亥以韋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　冬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郭導江等縣發城中民户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韋昭度營於唐橋王

建營於東閶門外建事略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貟虔嵩降於建建以有遷知州事　夏四月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鉢代為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竇舉州降于建丙子夔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　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已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

秋八月王建退屯漢州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捶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咸不聊生

九月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李公鉢舉城降建

二年春二月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　夏四月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飢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彊弱相圖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為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死者相繼而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耶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柰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

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癘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縊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燕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艦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劒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壘五十里有狗屠王鷄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鷄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軍勢彊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為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為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秋八月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為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鄙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倘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擔兩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為父子如初壬寅敬瑄開城迎建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為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吏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　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冬十月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甲

申廢永平軍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十二月以顧彥暉為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　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其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

景福元年威戎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蒭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蒭斬之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

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三月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楊晟遺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實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為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劒間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百人守忠守厚皆走　秋七月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之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

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産分其老弱婦女以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忍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而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乘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而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填壕為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

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為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令榜帖既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避猶鼠見狸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先容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置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後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為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

即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以為資粮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明日牓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

秋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

冬十二月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廷陵鄭頊使於朱全忠全忠問劒閣頊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悅

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為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

乃許之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田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消宿之孫也

乾寧元年夏五月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丙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衆力戰刀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為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　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率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

二年秋九月王建遣閬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距

成軍于綿州 時三鎮犯闕 冬十一月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 十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逢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奔王建 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興兵討之戊午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西川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為東川兵所擒顧彥暉畜以為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部兵三千降於建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於王建 夏五月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荊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中收餘衆保酆都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為黔州留後存為萬州刺史趙武數攻酆都王建肇不能守與存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柰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謀厚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 秋八月癸丑以王建為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

四年春二月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為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 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為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未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劒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 夏四月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

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　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為西川節度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已巳見建於張杞砦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群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為偷安之計皆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　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月壬子知遂州侯紹帥衆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戊午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建攻梓州益急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歸於建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己及同飲者然後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　十二月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

光化元年春正月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　夏五月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為東川留後乃召劉崇望還為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為留後

秋九月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為一鎮建表請之　冬十月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為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夏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　秋七月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無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天復元年春三月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為留後

閏六月道士杜從濛以

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建遣王宗黯將兵會東川武信兵討之　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濛平之二年春二月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志棄鎮奔鳳翔王建以劒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秋八月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脩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宗播令兵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於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王宗播屯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弘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詔以王宗滌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為宗滌姓名應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　冬十月王建申武定節度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九月戊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為興州刺史三年夏四月王建出兵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玆數　秋八月庚辰加西川節

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天祐元年春二月上遣問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時朱全忠劫車駕還洛陽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為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王建賦斂重人損

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

二年冬十一月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先西川掌書記韋莊為建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有士卒自汴來聞先帝係罹朱全忠弒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思為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還

三年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慟稱自大駕東遷詔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牓帖告諭所部各鎮州縣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秋九月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今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與則未與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已亥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為樞密使莊見素之孫也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子秘書少監宗懿為遂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　金

欽定四庫全書卷

通鑑紀事本末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上

宋 袁樞 撰

諸鎮相攻

唐僖宗廣明元年冬十一月以忠武大將周岌為忠武節度使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即以宗權為蔡州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是遂授以節度使

中和元年秋八月武寧節度使支詳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人入關討黃巢溥至東都自知留後溥送詳歸朝璠殺之詔以溥為武寧留後溥表璠為宿州刺史忠武監軍楊復光奏升蔡州為奉國軍以秦宗權為防禦使

秋九月昭義十將成麟殺節度使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方立邢州人也

冬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二年秋八月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三萬攻河陽敗節度使諸葛爽於脩武爽弃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　九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温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温為同華節度使

冬十月韓簡復引兵擊鄆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　以朱温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事見李克用歸

唐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路人請監軍吳全勗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為潞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　以天平留後朱瑄為節度使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宗權所攻棄州犇項城餘衆歸諸葛爽爽以為懷州刺史

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為留後簡為部下所殺已未以行達為魏博留後

以王鎔為成德留後　三月已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夏六月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　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九月乃遷治所於邢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郗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應　九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又遣李克脩擊之克脩克用弟也辛亥取潞州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四年春正月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彦禎　周岌時溥朱全忠以黃巢兵尚彊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夏四月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露醉宣武將楊彦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攻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辭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鉷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柂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彦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彦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氏神色不

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將與楊彦洪為謀彦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為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　夏六月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　秋七月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于溵

水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鎮將鷹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全忠仍牓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譬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祔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又奏請以弟克脩為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鎮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

河東從之　冬十二月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人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彥禎奏云為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光啓元年春正月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

三月秦宗權稱帝置百官節度使時溥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姪鄴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為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夏五月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

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李全忠既喪師恐獲罪收餘衆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為留後　秦宗權陷東都　秋七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留後　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竝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復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秦宗權攻鄭州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為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于八角

二年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九月李克修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沙河以大將安金俊為邢州刺史　十二月秦宗權遣孫儒將兵攻陷邢州不克而還　冬十月李克脩攻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留後　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瑾為泰寧節度使三年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為全忠所敗恥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為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期以初夏而還

夏四月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晅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

躍爭先賢不為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　蔡將盧塘屯于萬勝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晏屯於赤崗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　五月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晏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　朱全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辛巳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秋八月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巳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

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　九月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其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橋斬之　冬十月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犇鄆珍進兵攻鄆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為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以其屬郭詞為刺史　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名珍以漢賓代摠其衆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朱珍未易輕取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犇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

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　己亥秦宗權陷鄭州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朱全忠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為先進官為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

十二月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荆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遺民纔數百家

文德元年春正月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　二月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濛發六州民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為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為之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

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為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絶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渾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　加李克用兼侍中

中趙德諲既失荊南且庶度秦宗權必敗壬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諲自副制以德諲為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朱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之　六月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為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

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却之　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為節度使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

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襲遼州李克脩邀擊擒之

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　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節度使趙犨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為治所　夏五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洺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溉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為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為用

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弟攝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奉之為留後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兵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　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為無禮拔劒斬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

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為淮西留後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

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為畫策詐收唐寘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為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為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大順元年春正月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為邢洺團練使

二月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洺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東萬勝軍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孪克脩詬而笞之克脩慙憤成疾三月甕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為昭義留後

夏四月商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朱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碭山全忠遣牙内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十餘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　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已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也河中也濬為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

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僱俛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為河

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為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王鎔為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為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彊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　李克恭驕

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脩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各河東兵以取潞州及孟遷以邢洺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為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劫其衆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衆已三千人

李元審擊之為霸所傷歸于潞庾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梵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為留後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名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為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為留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部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濬屏左右言於上曰俟

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内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復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六月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為從周應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分兵二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刀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紿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為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可速歸

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紿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九月壬寅朱全忠軍于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統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鬬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衆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讜李重胤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

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平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壻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慙而止　冬十

月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泄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壻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慙而止　冬十

月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泄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翔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鬬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翔保大定難之軍先渡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寃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為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鬬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座納

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為栰以濟河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十二月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渡河取黎陽臨河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為荊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為鄂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慎由從子彥若商之子也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卷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

三月張濬至藍田逃歸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為緯濬訟冤朝廷不得已竝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

夏四月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進圍雲州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犇吐谷渾部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　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　李克

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崗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　泰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衆二千降於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為左右開道指揮使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於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景福元年春正月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克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二月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　甲申朱全忠至衞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至者皆為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瀻河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副使李璠等皆死　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它鎮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克感化節度使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擁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　忠義節度使趙德諲薨子匡凝代之　三月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二萬餘人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夏四月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

秋八月李克用北巡至天寧軍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擒吐谷渾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遣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已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斬獲不可勝

計　九月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已冬十月復以溥為侍中感化節度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

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兗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為邢洺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璲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朱全忠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二月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鎔兵於平山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　時溥求救於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　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

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遣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言儻實屯軍鄴下顒望降臨必欲真決雌雄願角逐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用引還邢州鎔犒匡威於豪城鞏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

古使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
千騎逃入山中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
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
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
兵衆東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
州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幼為全忠家僮全忠養以為
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
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塗夫人以為不可遣一介召之

全忠立為之返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
出　李匡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弟匡籌
之妻美匡威酔而淫之二月匡威自鎮州還至博野匡
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
親近留深州進退無所之遣判官李抱真入奏請歸京
師京師屢更大亂聞匡威来坊市人恐曰金頭王來圖
杜稷士民或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已故致失地迎歸
鎮州為築第父事之
夏四月汴軍攻徐州累月不
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兵時日非良故無
功全忠以為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
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
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
舉族登鵝子樓自焚死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
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為節度使　李
匡威在鎮州為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訓士卒視之如子
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真定風土潛謀奪之李抱真自京

師還為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鎮久鎮人
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衷甲
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為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
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
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為然與鎔駢馬
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
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匡威入東偏門鎮之
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

族黨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為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寃詔不許　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成卒奉仁恭為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為府兵所敗仁恭恥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六月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彊以報殺匡威之恥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於平山壬申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樂城合鎔兵三萬進屯任縣李存信屯琉璃陂　八月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　九月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即歸晉陽尚書所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尚書敵也犬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沮尚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

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　十二月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乾寧元年春正月以李匡籌為盧龍節度使　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于魚山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兗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　三月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讐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亦存信教汝乎因之歸于晉陽車裂於牙門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要子髀槊獨舞鐵撾陷陣萬人辟易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為之請因而釋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

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師素為邢洺節度使　夏五月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渡河應之六月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　秋八月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

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劒斫之因於馬步司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為昭義留後　冬十月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　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

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絁之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媯州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佗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族犇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衆存審本姓符宛丘人克用養以為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二年春正月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符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　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　二月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媯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為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

也仁恭憚之父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橫思繼兄弟以
濾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
兄弟所為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
置帳下厚撫之　三月加王鎔無侍中　夏六月辛
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為太子賓客
壬辰以緯為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以張濬為兵部
尚書諸道租庸使　九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
梁山瑄敗走還鄆　冬十月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

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　義武節度使王
處存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郜為留後　十一月
齊州刺史朱璮舉州降於朱全忠瓊璮之從父兄也
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何懷寶將兵萬餘人
襲曹州以解兗州之圍瓌濮陽人也丁卯全忠自中都
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生擒瓌存
懷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
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瓌等

狗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鄉兄已敗何不早降　朱瑾
偽遣使請降於朱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瑾
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瓊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瓊往瑾立
馬橋上伏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
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以瓊弟玭為齊州防
禦使殺柳存何懷寶聞賀瓌名釋而用之　朱全忠之
去兗州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

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
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
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朱瑄朱瑾屢為
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
遣其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于魏以救之
三年春閏正月李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
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
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
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

沼州喪士卒什二三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受之曰六兄於子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　二月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為相臣則夕至闕廷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　三月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遂抵其城下　夏四月李克用擊羅弘信攻洹水殺魏兵萬餘進攻魏州

五月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留龐師古攻鄆州

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馬遇坎而躓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為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于楊劉復擊鄆及兗鄆河東之兵戰于故樂亭破之兗鄆屬城皆為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為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　秋九月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乘勝至魏州北門　冬十月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追至觀音門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於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　十一月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州

四年春正月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為深壕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為浮梁辛巳潛決壕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犇中都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　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

州懷貞聞鄆州已夫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兖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衆趨沂州剌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為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度使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迎於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兖鄆與司空同姓約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以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為尼斬朱瑄於汴橋於是鄆齊曹棣兖沂宻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兖鄆皆陷引兵還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兖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詣楊行宻請之行宻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遣使詣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仗鉞控兵理部書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扞禦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遁逃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　秋九月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輩克用瞋目曰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失亡太半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　冬十月劉仁恭奏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于木瓜澗請自為統帥以討克用詔不許又遣朱全忠書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仗鉞控兵理

民立濾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盥而何詞著誓

光化元年春三月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羅弘信不納乃奔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為義昌留後仁恭恭兵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為守文請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氾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為累章見拒為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　丁未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　夏五月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為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旬日無帥李罕之藩鎮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九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　冬十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三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為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厲鞚臨高布陳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德威馬邑人也　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　十一月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為節度使薛志勤薨旬日無帥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為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

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其子顥請降于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表李罕之為昭義節度使　劉仁恭表李全忠為盧龍節度使

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無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于魏州營于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三月朱全忠以中軍軍于滑州劉仁恭謂魏博屯于內黃癸卯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壻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使其將秦彥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却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館陶門從周與宣義牙將

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迈顧命闔其扉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鄆郎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鎮人亦出兵邀擊於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矣德倫河西胡人也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為汴兵所敗紹威復與河東絕嗣昭引還　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為前鋒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陽五請擒之求一州為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于洞渦德威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撾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

叔琮棄營走德威追之出石會闕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　丁巳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六鄆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

夏五月李克用遣薩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已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弘襲以李嗣昭為薩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　六月乙丑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以丁會為昭義節度使未幾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　丁丑李罕之薨于懷州　秋七月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已巳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存璋為澤州刺史賀德倫守城不出李嗣昭曰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棄城宵遁壺關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衆葛從周以援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闕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

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困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為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時推忠孝人人欲為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質以文繒二十萬犒軍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爭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滻

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殺刺史楊約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柰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柵還甲申王郜棄城柵晉陽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封疆密邇且昏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請從茲改圖全忠許之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李克用

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天復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已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大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為我以一繩縛之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細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人先據晉絳兵不得進珂妻遺克用書曰兒旦暮為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珂又遺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脩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　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犇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甚難珂挈其族數百人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鄉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

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欷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遣使報之而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　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無侍中

三月癸未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宿州刺史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已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頹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痢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瑭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瑭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　六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閼攻隰州刺史張瓌降之

二年春正月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　朱全忠

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旋軍河中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已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等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已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三月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怵懼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先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驚潰擒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棄殆盡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至清源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于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裹衣博帶以示閒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效之耶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崗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

克用以使引咎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庶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斂寧有盜臣苛政如有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入賀又曰伏以變濾不若養人改作寧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温王珂變濾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

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濾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絶欺誕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内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於索閭閻定間架增麴蘗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存勗幼警給有勇略克用為朱全忠所困封彊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覦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悦即命

酒奏樂而罷

朱温取淄青

唐昭宗天復三年春正月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朱全忠圖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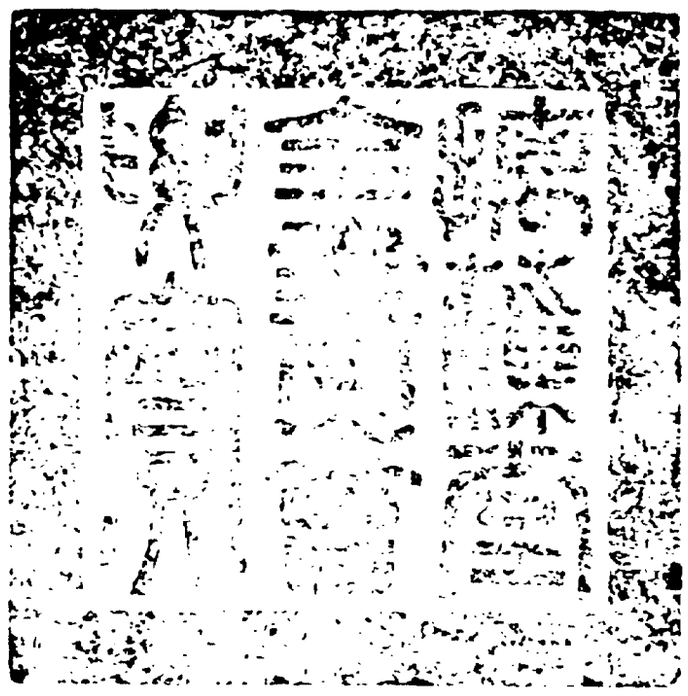
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
東兵伏戴以小車入汴徐究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
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
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
將其兵屯鄆州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詗其虛實及
兵所從入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
悉定市人皆不知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
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是日青州牙將張
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知州事婁敬思
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華
州帥衆拒之不克走至商州追獲之全忠留節度判官
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
走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
服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
巡究鄆友寧召葛從周於鄩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
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
克用克用貽書褒賞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
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三月戊
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屯齊州朱友寧引兵
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兗州援
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
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夏四月壬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
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
兵遁去　五月朱友寧攻博昌月餘不拔朱全忠怒
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
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至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寃
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
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
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又以淮海都遊奕
使張訓為刺史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
拒朱友寧於石樓為兩柵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柵中

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土梟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為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為殿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以檀為密州刺史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　楊師厚心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　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為質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劫天子西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　葛從周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歛衽而退攻城為之緩鄩悉簡婦

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絕節度副使王彥温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鄴遣人從容語彥温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與之俱又遣人狥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温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從周以禍福諭之鄴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丁丑始出降從周為具齎裝送鄴詣大梁鄴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曰聚兖州量何大邪以為元從都押牙是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鄴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庭鄴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幾表為保大留後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為泰寧節度使代之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　二月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滻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為青州留後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

欽定四庫全書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下　宋　袁樞　撰

朱溫篡唐　崔胤誅宦官附

昭宗光化三年春二月壬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兼清海節度使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遣朱全忠書具道摶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摶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六月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摶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脩監青州軍
戍辰貶摶溪州刺史已已又貶崖州司户道弼長流驩
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磚死於藍田驛道弼
務脩死於霸橋驛於是脩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
弼景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
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
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彦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

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
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控制諸
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
黃門侍女數人明旦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
白崔胤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内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
視之乃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
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
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

陳兵殿庭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
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將
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奉官陳嚴等十餘人入請對
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
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床下起將走季述仲先
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
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
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上

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
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侍事小
定復迎歸大内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即取傳國寶
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
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槌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
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
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
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

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縝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衆殺睦王倚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為上所寵信者皆搒殺之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愕其言正而止季述等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崔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返正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棣李愚客遊華州上韓建書畧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

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俟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詔示全忠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因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詗事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

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嚴赴大梁　太子即位累旬藩鎮
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為
中尉鉤校軍中財穀得隱沒為姦者痛捶之急徵所負
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
使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
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
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閭士卒孰不切齒
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

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
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
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
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
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
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
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
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
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
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
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為凶
黨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為德王復名裕丙戌以
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
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已丑朱全忠聞
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

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庚寅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
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為寧遠節度使賜姓李
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
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
丙午勅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
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使
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
李師虔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　鳳翔彰義節

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剪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上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為況兩軍乎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

家國兩安胤不從　夏四月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　初楊復恭為中尉借度支賣麴之利一年以贍兩軍自是不肯復歸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榷酤錢兩軍先所造麴趣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　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綯之子也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六月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

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惱惱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輩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輩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閏六月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

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誼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扆不樂吾返正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啟夏門有諸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扆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於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昭宗繼誨李彥弼李繼筠交結將致不安亦未曰惟聞勅使憂懼與功臣李繼筠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

偪殭令人難安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曰為之柰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既而宦官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彦弼輩驕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恣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薦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為

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鬬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　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誨李彦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謂曰聞全忠朝來彦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帳帷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

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鄜迎降　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遏絶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帥所部六千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遣供奉官張紹孫名衆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

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絶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磑上下馬慰接之甲寅車駕至

盩厔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以巨川常為建畫策斬之軍門謂建曰公許人可即往衣錦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以兵援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珝為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脇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　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句當中書事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皐驛全

忠賞李繼昭之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為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　丁卯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以盧光啟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戊辰朱全忠至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上累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辛未移兵北趣邠州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鎮邠州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於平陽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已丑全忠遣朱友寧攻蓋屋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蓋屋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工匠悉遷於華州　朱全忠之入關也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又遣中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為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二年春正月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東將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　三月

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
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曰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
臣在外不知固問之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
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灑若有不
可必準故事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無須杖之二十顧
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勸上上不即
持貽範舉盃直及上唇上顧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
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
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
酒　五月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
民皆遷入城已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至東渭橋
遇霖雨留旬日　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
喪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
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
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
上亦自不許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工部

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
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
用之　丁丑朱全忠軍于虢縣　甲申李茂貞大出兵
自將之與朱全忠戰于虢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
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勍出散關攻鳳州拔之丁亥全
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
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　秋七
月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罷去
日為債家所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
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
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
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
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
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
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

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會當於邠州安置貽範乃止劉延美赴井死

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英夙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擊奉天虜汴將侃童邵棠以歸

乙未茂貞大出兵與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　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柰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謫計誘致之募有能入城為諜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迓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無得妄出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偕出忽躍馬西去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踣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全忠表季昌為宋州團練使　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　冬十月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團步兵犇于汴軍己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獻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啟視之茂貞亦不敢啟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民出

城樵采者皆不抄掠丁亥全忠表請修宮闕及迎車駕
巳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内使王廷績齎詔賜全忠癸
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
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縋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
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為用散還茂貞
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
十二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餘
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　甲辰上
使趙國夫人詢學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
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為他人所見
上遽去　朱全忠遣其將孔勍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
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
下鄜人不為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鬬至午
鄜人始敗擒留後李繼璙勍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
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汴
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
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

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為人所爲市中
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馬
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柿
以飼御馬　丙子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　癸
亥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甲子李茂貞增兵
守宮門諸宦官自度不免至相尤怨蘇檢數為韓偓經
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

公與韋公自眠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為
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
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翼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
十二月李茂勳遣
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
自贖遣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
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敝甲彫兵
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
能協力固所願也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

彥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入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諠罵曰闔境塗炭閭城餒死正為軍容輩數人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盃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啟期往議和解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上院樞密使楊虔朗

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李侃納景王妃蘇氏時鳳翔所
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
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
服待罪命容省使宣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
謝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
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
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許里上辭之全忠乃令
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友倫存之
子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
謁復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已
已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
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末分羽林衛
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
定制自是叅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濛大
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
衰亂職此之由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

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
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
盡殺之宼虢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
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又詔成德
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
謹樸也上慰可範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
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
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
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
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
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
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
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
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
不自知如飲魁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

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哀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刼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驅蒼童是崇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官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代宗踐祚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棄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宦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

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竇歷押匭羣閹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世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蔕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剪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耆聲色毬獵是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為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啟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

交闕庭矣及御衣漂泊涉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糧糒王侯斃踣於飢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氷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童童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責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烝民不可偏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雞而禽獨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三年春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所除官一切停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嚴遵美為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他囚以應詔　甲戌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庚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韓全誨所獻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並送京兆杖殺　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

侍郎盧光啟並賜自盡丁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為太子賓客分司皆崔胤所惡也　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翼戴功臣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為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祚沖幼固請之已知以祚為諸道兵馬元帥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胤為司徒無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全忠表荐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不得至而還　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為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辱　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　壬辰以朱友裕為鎮國節度使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將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戍全忠辭歸鎮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又賜楊枊枝辭五首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　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為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

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

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為之

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

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

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

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

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

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

及朱友倫死全忠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

天祐元年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

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

并其黨刑部尚書兼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威

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溱州司戶丙午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為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璨公綽之從孫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　初上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為李繼徽已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

召朱泚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汭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陜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陜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巵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為

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為佑國軍以韓建為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為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帳寇彥卿曰汝速至陜即日促百官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陜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陜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愈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一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

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汴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乙巳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更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寅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蕪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為河南尹蕪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為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為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　五月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弒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

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

冬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矣已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叔琮敗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為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裕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三月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元帥之旨持之不下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

夏五月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諸大臣以禳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誹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癸酉貶獨孤損為棣州刺史裴樞為登州刺史崔遠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為濮州司戶工

部尚書王溥為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為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為濰州司戶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為瀧州司戶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顧指氣使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為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為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為柵乃退屯正陽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渡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

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迫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閒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楊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摠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

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荊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旨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頊御厨使朱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酉詔許之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頊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為之

趙殷衡為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追削蔣玄暉為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聚衆焚之玄暉既死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已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為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畢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者皆以翼鎮之丁亥王入館于魏有疾臥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

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于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　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王遣使却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

三月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鑾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

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　夏四月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　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衮冕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卽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為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陰王于曹州梽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二年春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郢王篡弑

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蔚等皆憸懼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陰王于曹州梽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二年春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郢王篡弑

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蔚等皆憸懼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陰王于曹州梽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二年春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郢王篡弑

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蔚等皆憸懼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陰王于曹州梽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二年春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郢王篡弑

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蔚等皆憸懼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

捷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及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已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

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為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將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詔友珪即皇帝位　秋八月郢王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戊戌以侍衛諸軍使韓勍為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已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

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軍于胡壁嗣恩本駱氏子也　朱友謙復告急于晉冬十月晉王自將自潞路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甲子祀圜丘大赦改元鳳歷　郢王友珪既得志遽為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嗣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嬖之子太祖之婿也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表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鐶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表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謯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為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弑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讐恥則轉禍為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表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珽皆為亂兵所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

晡乃定象先巖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　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

李氏據鳳翔　岐蜀相攻附

唐僖宗光啓三年春正月以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秋八月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文德元年夏五月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昭宗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等五節度請出軍討楊守亮　並見藩鎮之亂

先化二年秋九月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無侍中進爵岐王　冬十一月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迎天復元年春正月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等叔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西迎車駕李茂貞出兵拒之

二年秋九月癸亥以茂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全忠自以車駕還京　事見朱溫篡唐　夏五月李茂貞畏朱全忠自以官為尚書令在全忠上累表乞解去詔復以茂貞為中書令

天祐元年夏六月朱全忠之遷車駕於洛陽也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傅儼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數萬擊之命保大節度使劉鄩棄鄜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壬申至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哀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

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彊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鍠如西川為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崇求昏建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

昭宣帝天祐三年秋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為質於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唐昭宣帝禪位于梁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云欲與晉王岐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又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五萬攻雍州晉張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為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二年夏五月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為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　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于幕谷晉蜀兵皆引歸

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劉知俊擊破之冬十一月保塞節度使胡敬璋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

三年春二月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衆心且謀貳於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延實因萬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弟萬金聞變以其衆數千人詣劉知俊降岐王置翟州於鄜城其守將亦降　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城自守知俊

分兵圍坊州　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實降岐王所署保大節度使李彥博坊州刺史李彥昱皆棄城竄鳳翔鄜州都將嚴弘倚舉城降已未以高萬興為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為保大節度使　五月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難之辭以闕食乃召還　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為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帝許之六月乙未納知俊奏稱為軍民所留遂以同州附於岐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入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關　帝遣近臣諭劉知俊知俊不報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鄩至潼關逐克之

帝遣劉知俊姪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偓止之楊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知俊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倉皇失圖乙卯夜舉族犇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並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庚申以劉鄩權佑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為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但厚給俸祿而已　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為救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行二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遊兵侵掠及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

四年　岐王屢求貸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劍二

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寧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為閤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光嗣福州人也　三月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羣臣曰李茂貞為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今乃負恩為寇誰為吾擊之魚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為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以魚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為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為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　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唐道襲擊却之蜀主如利州　蜀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鑠屯利州使劉知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興之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犇興州溺死於江道襲犇興元先是步軍都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鑠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為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皂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　冬十月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虞侯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孚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于斜谷破之　十一月蜀王宗弼敗岐兵于金

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彦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鐵王宗播敗岐兵于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交攻岐兵大破之岐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已亥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還

二年冬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破之守將李繼夔走

均王貞明元年夏五月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彦威固守拒之　秋八月乙未蜀主以興中書令王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興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使攻秦州興中書令王宗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為副使攻鳳州　冬十一月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于泥陽川蜀兵敗退保鹿臺山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擒其將李彦巢等乘勝趣秦州與州刺史王宗播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

章事李彦韜知岐王哀弱十二月舉耀鼎二州來降

二年秋八月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為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為西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

冬十月甲申蜀王

繼岌畏岐王猜忌帥其衆二萬棄隴州犇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爲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紹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

三年秋七月蜀主以桑弘志爲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爲東北面第二招討以魚中書令王宗侃爲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爲西北面都招討

四年夏四月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

五年春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六年冬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魚侍中王宗儔爲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爲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于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

二年春正月岐王聞帝入洛内不自安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魚侍中繼曮入貢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曮魚中書令遣還　李繼曮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　二月辛巳進岐王爵爲秦王仍不名不拜

夏四月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五月以李繼曮爲鳳翔節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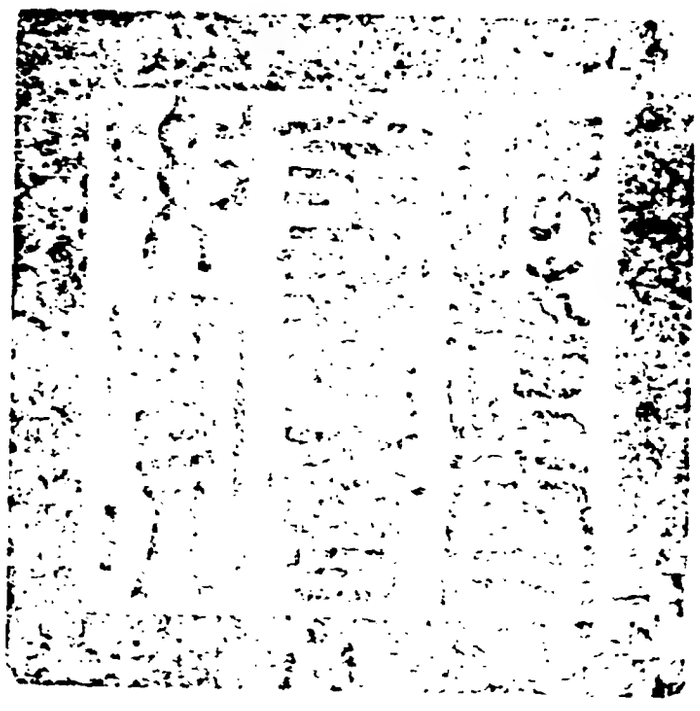
明宗天成元年春二月戊戌李繼曮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　夏六月李繼曮至華州聞洛中亂歸鳳翔帝爲之誅柴重厚　秋九月

壬午賜李繼曮名從曮

長興元年春二月乙卯上祀圜丘大赦改元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曮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從曮為宣武節度使

潞王清泰元年夏五月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道請復以從曮鎮鳳翔帝許之至是徙從曮為鳳翔節度使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 鳳翔節度李從曮厚丈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太原張彥擊盡誅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九上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上

錢氏據吳越董昌僭逆附

宋 袁樞 撰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沂

唐僖宗乾符五年 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補石鏡鎮將是歲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守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為之都將號杭州八都昌為之長其後守卒錢塘人成及代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為石鏡都知兵馬使

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賦名而各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遂劫庫兵作亂

六年冬十月 黃巢之抵潭州也荊南節度使王鐸留其將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鐸既去劉漢宏大掠江陵帥其衆北歸為羣盜漢宏究州人也事見黃巢之亂

廣明元年夏五月劉漢宏之黨浸盛侵掠宋兗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六月劉漢宏南掠申州 秋七月

辛酉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為宿州刺史　冬十一月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甲寅以漢宏為浙東觀察使

中和元年秋九月淮南節度使高駢令石鏡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為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昌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于鎮海節度使周寶寶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

二年秋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軍都虞侯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　冬十月劉漢宏又遣登高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錢鏐復夜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得漢宏補諸將官僞敕二百餘通鎮將諸暨

三年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貞女三鎮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逆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鱠刀而遁已未漢宏收餘衆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四年春三月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于錢鏐劉漢宏遣其將婁彀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璟名鏐兵共攻婺州擒彀而還碣闔人也

光啟二年冬十月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執台州　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

三年春正月辛巳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三月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于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戍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犇常州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矣已迎薛朗入府推為留後　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遏使徐約兵精悍帥其衆逃入海誘之使擊蘇州　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逃入海　五月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　六月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睦于陽羨　冬十月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犇海陵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櫜鞬具部將禮郊迎之　十二月乙未周寶卒於杭州　錢鏐以杜稜為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

文德元年春正月丙寅錢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　秋九月錢鏐遣其從弟鉞以阮結為潤州制置使

將兵攻徐約于蘇州

昭宗龍紀元年春三月丙申錢鉞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五月潤州刺史阮結卒錢鏐以成及代之錢鏐與楊行密爭蘇潤事見楊行密據淮南

景福元年夏四月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為防禦使

二年閏五月以武勝軍防禦使錢鏐為蘇杭觀察使

秋七月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　九月丁卯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

乾寧元年夏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義勝節度使董昌為政苛虐於常賦之外加

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鋌越綾萬五千匹它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皆死貢奉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為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廟命民間禱賽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為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算而惜一越王耶有論之者曰王為越王昌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競相帥填門喧譟請昌為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為之其僚佐吳瑤都虞侯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謠識符瑞者不可勝紀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日多稍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讖云兔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

二年春正月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碣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它皆異姓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故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為滅族之計乎碣寧死為忠臣不生為叛逆昌怒以為惑衆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併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問會稽令吳鏘對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耶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逐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為帝命汝知御史臺遂曰大王起石鏡鎮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為乎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為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袞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慝陳瑞物羊庭以示衆先是咸通末吳越間訛言山中有人鳥四目三足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將僭號曰此吾讖鳥也乃鑄大錢羅平國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冊之樓擇下謂己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奉迎

前婺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逞前屯田郎中李瑜為相又以吳瑤等皆為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為大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若天子命將出師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滅族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　夏四月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為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　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　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亦遣使詣昌使趣朝貢錢鏐為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　秋九月董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行密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遣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執送同惡不當復伐之　冬十月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頵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寨全武餘姚人也　十二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

三年春正月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渡昌遣其將湯臼守石城表邠守餘姚　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臼於石城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　三月巳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　六月庚寅以鎮海兵戰于皇天蕩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夏四月淮南兵與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言兵
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表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
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
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　癸未蘇州常熟
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錢鏐聞蘇州
陷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
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
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
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紿云奉詔令大王致
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已亥全武遣武勇
都監使吳瑭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并其家
三百餘人宰相李邈蔣瓌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貪
吝益甚日索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
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
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　八月加錢鏐兼中書
令　甲寅以門下侍郎王溥充威勝節度使　冬十
月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
已復以王溥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為鎮海威勝
兩軍節度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　十一月淮
南將安仁義攻婺州
四年春正月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
兵攻睦州不克而還
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
破之　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
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頵屯驛亭埭兩浙兵乘
勝逐之甲戌頵自湖州歸還兩浙兵追敗之頵衆死者
千餘人　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
秋七月庚戌錢鏐還杭州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
江戊戌拔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　九月湖州刺史
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其衆不從彥徽將廣陵都
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
先化元年春正月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

三月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常山而戍之秋九月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蒙棄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于望亭獨秦裴守常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弱者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却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乃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冬閏十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為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岌請降于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

十二月楊行密遣成及等歸兩浙以易魏約等錢鏐許之

二年春三月婺州刺史王壇為兩浙所圍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頵夏四月頵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五月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擒其將王球遂取婺州

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錢鏐使其從弟鉞拒之　秋八月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

天復元年夏五月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秋八月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臥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營都將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引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衆三千降之　十二月李神福知錢鏐

定不死而臨安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壠禁樵采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二年夏四月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錢鏐大喜遣還　五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叛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宂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帥衆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丙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進逼牙城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徵

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帥衆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丙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進逼牙城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徵

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直更卒憑鼓而寐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徵自新城入援徐綰聚木將焚北門建徵悉焚之建徵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彦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綰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餘杭羅隱曰樓不若皆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為驗　九月或勸錢鏐渡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徵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

此豈可復東渡乎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徵曰孫儒之難王審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為質鏐命其子傳瑫徵服為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圍練使安仁義愛傳瑫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閽者逃去綰等果召田頵頵引

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鐃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
廨以相待無為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
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戰又何大言顧築壘絕往
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
章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為衢州刺史
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為王患王
召頵還錢王請以其子傳璙為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
女妻傳璙　冬十一月田頵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

西陵渡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
楊行密使人召田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庚辰
頵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
妻以女鏐謂諸子孰能為田氏壻者莫對鏐欲遣幼子
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
曰奈何實兒虎口傳瓘曰紓國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
而出鏐泣送之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下頵與徐綰許
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越州容軍指揮使

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帥步兵三百犇衢州刺史陳璋
納之溫州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犇福州章據溫州田
頵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璋
三年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鏐遣
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
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犇得建徽與詢書皆勸
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
亂鏐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內建徽不顧鏐

以是益親重之　冬十月田頵叛楊行密攻睦州田頵之叛事見楊行密據淮南　十一月田頵敗錢傳
璀歸杭州
天祐元年春三月楊行密遣錢傳璙及其婦并顧全武
歸錢塘　夏四月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
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為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
冬十一月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

璋事泄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于楊行密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兩浙兵圍陳詢于睦州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犇告之雅安卧不應須臾自定已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為雅所敗虜鎰及球以歸　夏四月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錢鏐遣其弟鏢將兵救之　秋八月錢鏐遣方永稽救婺州　九月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以璋為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兩浙將方習敗之習進攻婺州十二月陳詢不能守睦州犇于廣陵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

三年春正月陶雅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　庚辰錢鏐如睦州　陳璋聞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　秋八月兩浙圍衢州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侯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衆歸于本兩浙兵取衢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為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為之殿浙人躡之本中道設伏大破之　冬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是歲吳楊渥怒宣州觀察使王茂章以兵襲之茂章奔兩浙更名景仁）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瑛傳瓘討盧佶於温州　夏四月盧佶聞錢傳瑛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錢傳瓘曰佶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間道襲温州戊午温州潰擒佶斬之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為温州制置使命傳瑛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

之　五月己卯以吳王錢鏐為吳越王　盧約以處州降吳越　秋八月辛亥以吳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二年秋八月吳越王鏐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陳取淮南之策　淮南遣周本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淮南陳璋帥柴再用等復取東洲

三年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于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厥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鏢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

報而還鏐以諸孫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丁皇天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為殿多樹旗幟於孤壁中追兵不敢進而還　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叛附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吳越王鏐命指揮使錢鏢討之

四年春二月高澧求救於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內澧帥麾下五千人犇吳三月癸巳吳越王鏐巡湖州以錢鏢為刺史　秋八月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　乾化元年湖州刺史錢鏢酗酒殺人恐吳越王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犇于吳　二年秋七月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　均王乾化三年春三月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二萬

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
傳瓘為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睦州刺史傳璙為
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
夏四月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
後而擊之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
五月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遏使
渦信屯廣德將復寇衣錦軍吳越錢傳瓘就攻之
六月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　九月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傳璙傳瑛攻吳
常州營於潘葑徐溫曰浙人輕而怯帥諸將倍道赴之
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我遠來罷倦未
能戰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它道出敵後溫以
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敗斬獲甚衆
貞明二年夏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
自建汀虔郴潭岳荊南道入貢　秋七月上嘉吳越
王鏐貢獻之勤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
之入貢利于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
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
三年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
四年春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五年春三月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
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
吳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四月錢
傳瓘與彭彦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

于浪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
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
舷相接傳瓘使布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
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彦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自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
救彦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
餘級焚戰艦四百艘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彦
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

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吳都招討使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冑號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間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陳璋敗吳越于香灣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錦衣之役吳馬軍指揮曹筠叛犇吳越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犇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

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闕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秋八月吳徐溫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吳王及徐溫屢遣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鏐不從

龍德元年春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鎰

于錢塘鏐亦歸吳將李濤于廣陵徐溫以濤為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為鎮海節度副使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二月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表疏首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為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及商旅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傳瓘監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彊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還錢塘　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

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

三年秋八月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為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兄傳鑄傳瑛傳瑮皆推傳瓘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傳瓘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四年　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疎薄嘗遺安重誨書辭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三年秋八月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

閏十二月吳越王鏐遣使者

隙使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為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頌覓皆不省

長興元年冬十月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鏐上表自訴癸卯敕聽兩浙綱吏自便

二年春三月乙酉復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錢往諭旨以鄉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三年春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愚懦誰可為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綸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秋七月己丑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

四年秋七月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于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瑫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瑫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瑫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為吳越王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二月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珧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球為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球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球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為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珧謀議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球有刃隧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珧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珧交通者從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今宜效之元瓘從之　夏四月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傳為世子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十一月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四年秋八月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冬十月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軍節度使綽之女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伎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儁弘倧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倣衆妾生弘傀弘億弘儀弘俔弘仰弘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五年夏四月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儁卒　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六年秋七月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　八月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卒亥元瓘卒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為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瓘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秘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

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喻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齊王開運二年冬十一月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已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閻瑭昭達建徽之孫也與瑭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瑭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瑭頓首謝罪瑭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事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瑭瑭專而愎國人惡之者衆王亦惡之昭悅欲出瑭於外恐瑭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瑭各為本州使瑭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瑭為明州刺史進思為湖州刺史瑭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瑭乃受命既而復以它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瑭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瑭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闕杜之黨凡權位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戇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

故吏慎温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温其堅守不屈
弘佐嘉之擢為國官温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加弘
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吳越内都監程昭悦多聚賓客
畜兵器二月吳越王弘佐斬之釋錢仁俊之囚　夏
六月忠獻王弘佐卒遺令以弘倧為鎮東節度使丙寅
弘倧襲位　秋七月吳越王弘倧以其弟弘儼同參
相府事　八月制以錢弘倧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兼

中書令吳越王　十一月吳越王弘倧大閱水軍賞賜
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倧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
卒共之奚多少之限耶　吳越王弘倧性剛嚴憤忠獻
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已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
三人内牙統軍使胡進思特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
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倧數面折
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捕
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弘倧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

曰不過三百斤弘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
賀其明弘倧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
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倧為知其素業故辱之
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賛歸福州及孺賛叛弘倧責
之進思愈不自安弘倧與内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
思又謀於内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為進思黨盛難
制不如容之弘倧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泄反以謀告進
思　十二月庚戌晦弘倧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已
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
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倧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
皆憤怒弘倧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
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
倧進思因帥諸將迎弘倧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
昭至立于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德昭
乃拜進思稱弘倧之命承制授弘倧鎮海鎮東節度使
兼侍中弘倧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

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光鉉弘倧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

乾祐元年春正月壬戌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倧於錦衣軍私第遣匡武都頭薛温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二月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倧以絶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弘倧闔户拒之大呼求救温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弘倧由是獲全八月乙未以錢弘俶為吳越國王

隱帝乾祐二年夏五月吳越內牙都指揮使鉏鋙胡進思欲窮治貶涵于虔州弘億判明州　冬十月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三年冬十月丁未以吳越王弘俶為諸道兵馬元帥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倧居東府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顯德元年秋七月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世宗顯德二年十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擊唐

三年春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滿

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為之言於弘儆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弘儆卒從程議矣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弘儆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癸巳吳越王弘儆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特吳越

王氏據閩中

唐僖宗中和元年秋八月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衆萬餘人荼州節度使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四年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為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侯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合衆攻福州巖擊敗之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光啟元年春正月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乘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惟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名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安得此言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

魁岸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為羣盜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弟者受誅且盡子羸眉若神騎射絶倫又為前鋒吾竊為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為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為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曾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者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二年秋八月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叛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昭宗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已為留後發兵拒潮

景福元年范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二年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董昌昌與陳巖昏姻發溫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為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表請節

子延晦厚撫其家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　冬十月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為福建觀察使

乾寧三年秋九月庚辰升福州為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為節度使

四年冬十一月　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兗威武留後　冬十月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為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以王審知兼侍中均王貞明六年　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翰同平章事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王審知為閩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夏五月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　冬十二月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閩人破陳本斬之　三月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　夏五月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冬十月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已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閩王延翰蔑棄凡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

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翰與書使之采擇
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
延稟順流先至福州甲寅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
殺是夜延鈞有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
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閉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
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弒先王告諭吏民
斬于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
鈞為威武留後

二年春正月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
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
而色變　夏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
節度使守中書令琅邪王
三年秋七月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
冬十二月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
四年冬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
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

史
長興二年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
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
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
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
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
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
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舸舁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
延鈞見之曰果頓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于
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
弟繼倫降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　五月閩王延鈞
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
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
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興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
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為宮主　冬十二月閩陳守元等
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

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三年春三月甲辰閩王延鈞復位　夏六月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既為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為大羅仙主徐彥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四年春正月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啟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勮為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為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隣由是境內差安　夏四月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

充寶皇宮使　五月閩地震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庳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秋七月戊子閩主璘復位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為國計使親任之至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搒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器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　九月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

閩主抑挫諸宗室及子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閩俗好鬼神巫盛薛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薛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吳勮勮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勮許諾明日文傑使薛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勮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

大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最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一月閩主改元福州為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誣以叛族誅之

路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豆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啟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尸磔擊之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踴躍鬻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濶更為之形如木匱攢以鐵鉗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并誅盛韜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眾歸罪於都虞侯張重進斬之知誥賜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

二年春正月閩主立淑妃陳氏為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夏六月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鶯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　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

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挺擊李可殷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剌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見竟為絕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謚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鷟為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為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殺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倣專制

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不克焚啟聖門奪倣首犇吳越詔暴倣弒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傅學貪直閩惠宗擢為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名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鷟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從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

以壽終　十二月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托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三月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為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二年夏四月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匿　夏六月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倏官蔡守蒙曰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言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為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宪賣官於外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冬十月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

三年冬十一月丙午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為民

四年春二月盧損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鄴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當相見上國耳　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尚書延望才名亞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

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閩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以弟繼鏞判六軍去諸衛字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人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為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怨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羲陽為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先山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復召

外營兵共攻閩主獨宸衛都指揮使林興傳衛都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羲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得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陁莊飲以酒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將吳越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都指揮使鄭國謐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於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匿兵入殺之重遇掌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閩主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冬十月庚戌

閩主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遺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思獄　十二月閩主作新宮徙居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　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葉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犇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犇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達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達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達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達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達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於城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閩王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為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軍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

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閩主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六年春正月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夏六月閩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召繼業還賜死於郊外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為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為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通謀沂豐方侍宴即收下獄明日斬之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時年八十餘國人哀

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俞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巖得

衆既罷歸酖殺之　九月閩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冬十月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

七年春正月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義寵而憚之　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為閩王　夏六月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八月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彊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倪官余廷英為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入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

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齊王天福八年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為鏞州延平鎮為鐔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為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剥皮

保殷之女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郛既而敗歸

夏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棄糧將攻臨汀曾不憂

三月閩主曦納金吾使尚金陵錢塘承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户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劒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劒者曦命發倓家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縣諸庭樹久之乃絕

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曦怒甚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耶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王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殺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啟閩國今子孫淫虐荒隳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衮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曦

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犒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　夏四月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因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　秋八月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癸丑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冬十月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散員指揮使姚林留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為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家從效紿之曰富沙王

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為乎以紹頗首示之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疎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

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為質於吳越以求救初唐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薦之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唐主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侯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侯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泉漳汀三州皆降於殷殷將張漢真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閏月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進等奉國寶於殷丁酉福州南廓承吉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趨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

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二年春正月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内外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爲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閩主嘗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台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爲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將建州閩主延政以爲將及朱文進弒曦復叛將福州陳昭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將福州爲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爲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先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

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真天子也相與迎之三月己亥立以為帝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於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嚴明　夏四月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畧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為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為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托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奏表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於晉并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於汀州執其將時厚卿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救　八月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眾將泉州初唐兵之來

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冬十月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三年春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泉州郡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於唐唐主以從效為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為蘄州刺史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為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踈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秋八月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劒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會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延魯先遣弘義書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舟師拒之覺以劒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薄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侯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

二城　九月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弘達奉表請命於晉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　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義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　冬十月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劒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

漳州為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當救弘佐曰唇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元仔倡之子也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鉼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咨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

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十一月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偪彊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

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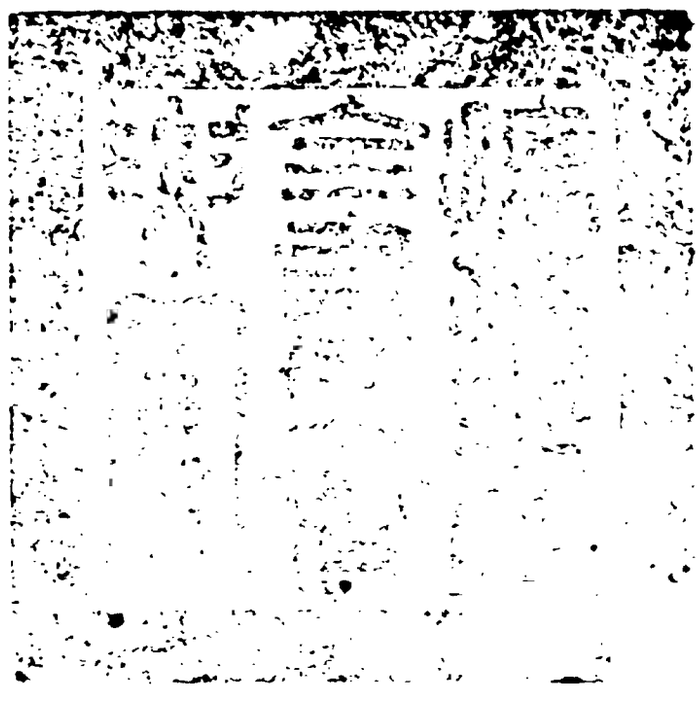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三月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已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塘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

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　張筠余安皆還錢塘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

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弗藏取與繫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已為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

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弟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為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　秋七月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自詣錢塘見吳越王弘倧弘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賛既而孺賛悔懼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請弘倧從之　冬十二月威武節度使李

孺賛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襲殺修讓復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賛吏其族　己酉鮑修讓傳李孺賛首至錢塘吳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王　淦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下

宋 袁樞 撰

劉氏據廣州

唐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二月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竊領州事遣賀江土民百餘人詣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以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為封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以薛王知柔為清海軍節度使

三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弘玘據境拒之使弘玘守端州弘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偽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玘遂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璘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潯洽隱討斬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五年秋九月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彦若充清海軍節度使代薛王知柔

天復元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彦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

二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為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於城南隱特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天祐元年　初清海節度使徐彦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為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為清海節度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三月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劉隱兼侍中仍以隱為大彭王

二年冬十月辛酉以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劉隱為南平王

乾化元年春三月清海靜海節度副使嚴權知留後丁亥卒嚴王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以清海留後劉巖為節度使巖襲位　夏四月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為節度使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

冬十二月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彦章為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彦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歸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

均王乾化三年冬十月嶺南節度使劉巖求昏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貞明元年秋八月劉巖逆婦于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由是貢使遂絕

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已獨為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嚴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由是貢使遂絕

三年秋八月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為興王府　冬十月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即位且勸吳王稱帝

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五年春正月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殷之女也　秋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鏐雖受命竟不行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巖遣使通好于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以詞入貢且覘中國彊弱二月甲申詞至魏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冬十二月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

明宗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沈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堰以隔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為封州團練使

長興元年秋九月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鄺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

漢主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迓藝出戰寶敗死

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為雍王龜圖為康王弘度為賓王弘熙為晉王弘昌為越王弘弼為齊王弘雅為韶王弘澤為鎮王弘操為萬王弘杲為循王弘暐為息王弘邈為高王弘簡為同王弘建為益王弘濟為辯王弘道為貴王弘照為宜王弘政為通王弘益為定王未幾徙弘度為秦王

滕王清泰元年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況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成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胤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胤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七年春三月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翰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丁丑高祖殂高祖為人辨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

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秋八月漢葬天皇大帝於康陵廟號高祖

齊王天福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聽後入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稚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延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詢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稚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冬十月漢主命韶王弘雅致仕

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開運元年春三月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　夏六月乙巳漢主幽齊王弘弼於私第　冬十月丙午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延等於邕州

二年秋八月漢主殺韶王弘雅　九月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延以左僕射王翻嘗與高祖謀立弘昌出為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三年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秋九月特進節伸遣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伸曰憨獠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息王弘暐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鏤湯鐵牀劍刃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乾祐元年秋八月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各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冬十二月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穽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隱帝乾祐三年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冬十二月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

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

三年秋九月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為衛王繼梅為梅王　南漢大赦

慶興為荊王保興為楨王崇興為桂王

顯德元年夏四月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世宗顯德二年夏六月戊午南漢主殺楨州節度使通

王弘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三年春三月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策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相賀

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奮罵人也

四年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唐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歌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時世宗眼淮南

五年秋八月辛巳南漢中宗祖長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鋹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冬十一月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於昭陵廟號中宗

六年冬十月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潘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南漢主將祀圜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劒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王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為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几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為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李托封州人也卒亥南漢主祀圜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高氏據荊南

唐昭宗天復二年秋九月朱全忠表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為宋州團練使季昌硤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天祐三年冬十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屢寇荊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為怯以頼川防禦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荊南以備吳蜀朗兵引去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癸未以權荊南留後高季昌為節度使荊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為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事見馬氏據湖南二年夏四月淮南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荊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

冬十月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乾化二年高季昌潛有據荊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是歲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絕勍兗州人也

均王乾化三年秋八月賜高季昌爵勃海王

九月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

四年春正月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荊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秉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荊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

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名成先斬之

貞明三年高季昌與孔勍修好復通貢獻

五年夏五月楚人攻荊南高季昌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荊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荊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十一月己未加高季興守中書令時高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

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十二月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

二年春三月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三年冬十月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鏁不能進退失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是歲莊宗滅蜀

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荊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

交惡它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六月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

二年春二月高季興既得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劉訓兵至荊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救之　江陵卑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四月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　五月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具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君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　六月西方鄴敗荊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　秋七月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鄴為節度使　癸酉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為豆盧革韋說之罪皆賜死

三年春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

郎狀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　夏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於吳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荊南以其子希範為監軍次沙頭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鬬拉殺之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齊贛人也　秋九月辛巳荊南敗楚兵于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於吳　己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温兼荊南行營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冬十二月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吳主以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兼侍中

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
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譖汰取
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久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
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
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
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
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
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跨

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
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梁震
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
身之有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求
援於荊南高從誨遣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
從誨荊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
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
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
東勸進　夏六月帝遣使告諭荊南高從誨從誨上表賀且
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　秋九月高
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
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
附於唐蜀初荊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

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
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為愧
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
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乾祐元年夏六月高從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
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貢詔遣使慰撫之
冬十一月荊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文獻王高從
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高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

從誨卒保融知留後　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為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冬十月丙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

徐氏箋吳

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之拔濠州也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温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令賜汝為子温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温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温温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温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温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嘗謂温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天祐元年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為宣州觀察使徐温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温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必姦臣之謀他日相仇非温使者及王令書慎無巡來渥泣謝而行

昭宣帝天祐二年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仆渥隱性憸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温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仆渥令恐死待之可求與徐温詰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温取牒遣使者如宣州仆之可求同州人也

冬十月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以渥為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

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三年夏四月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為江州刺
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
降淮南　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為西南行營都招討
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　秋七月秦裴至洪州軍
於蠻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
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
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

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九月秦裴拔洪
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以
裴為洪州制置使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
諸道行營都統弘農王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謂節
度判官周隱曰君責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
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蔡
章將兵屯上高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

謀於蔡章曰馬公寬厚吾欲逃死馬可乎章曰茲事君
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犇湖南章縱其孥使
逸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
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犇走道路
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
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
軍廣署親信為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舊帥顥溫
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

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為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渥之鎮
宣州也命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
嗣位各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
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
州徵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各
思勍等飲酒祐數思勍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
忌顥溫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二百露刃
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耶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

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
撾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温稍以法誅
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二年夏五月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温
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
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
等弒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已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
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
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
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
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
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為公
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
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顥
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
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
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

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言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
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
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
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
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
事之張顥以徐温為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温
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温驚曰
然則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為公
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
顥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
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
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非吾
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顥
及承嗣俱詣温可求瞋目責温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
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
可乎温謝曰苟諸公見容温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

可求陰附温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為温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為佐監門衛將軍温使親將彭城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為誓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并其親近温始暴顥弒君之罪檄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冲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温曰張顥弒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顥與温謀弒威王温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温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温為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温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為楊州司馬温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戮酷濫

縱親兵剽奪市里温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殭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温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

秋七月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鍾泰章嘗薄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温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温曰是吾過也擢為滁州刺史　是歲弘農王遣軍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三年春二月徐温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四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

乾化二年春三月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閻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

大功以徐温自牙將秉政内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温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温使玠説遇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温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於宣州昇州副使徐知誥為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　夏五月李遇少子為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温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温使典客何羌入城以吳王命説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羌以徇不然隨羌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温使柴再用斬之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温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温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温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

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横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翊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為腹心仁裕彭城人宗連水人也　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威由是為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温温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説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温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温訥蘇州人也温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以温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温遣威雅還鎮均王貞明元年夏四月吳徐温以其子牙内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内外馬步諸軍副使　秋八月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温為管内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

訓居廣陵秉政
四年夏六月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總角褻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檛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入嘗與知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詰飲伏甲欲殺之知諫以劍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

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幄夏貯於幬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王懼以衣蒙面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閽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隳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為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於

雷塘而滅其族瑾之殺知訓也秦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温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　秋七月吳徐温入朝於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温怒稍解乃命網瑾骨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彦能屢有諫書温賞之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内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温還鎮金陵摠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托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入計畝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十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殭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温惡之以為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時以鐵筯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初吳徐温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温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温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温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知

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五年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

夏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歲用丑改謚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為太妃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

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遜為給事中擇醴泉人遜敬之孫也　秋七月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陽郡公澣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　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

冬十月出濛為楚州團練使

六年夏四月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徙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已丑

宣王殂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龍德元年冬十月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腊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

秋七月乙丑大赦加

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

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

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

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温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為右雄武大將軍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冬十月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徐温自金陵來朝先是温以親吏翟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對温名雨為水温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温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温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三年夏六月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彦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彦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温請以所生子為嗣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二年冬十月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温卒初温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凡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温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温以知詢代知誥温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温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温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温齊王謚曰忠武

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為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十二月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為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為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為建安王

三年春正月吳王立子璉為江都王璘為江夏王瑨為

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玠為南陽王　夏四月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為臨川王

四年秋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孛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於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為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為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　冬十月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

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鏐遣知詢金玉鞍勒器並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為嫌乘用之知珣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名知誥

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為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太和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鐘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跪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鐘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

長興元年春三月吳主立江都王璉為太子　冬十
月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
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
故也
二年春二月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
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
父因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啟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
知誥亦以書招之齊丘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
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秋九月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
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
海郡王徐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知詢遇
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
先王於地下乎　十一月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
歲久請歸老金陵及乃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
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以其子兵部尚書

參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
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以宋齊丘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兼內樞使以佐景通　十二月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三年春二月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
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秋八月吳徐
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冬十一月吳以諸道
都統徐知誥為大丞相太師加領德勝節度使知誥辭
丞相太師
四年夏五月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
乃營宮城於金陵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
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
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
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二月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
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

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徵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丘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已丑復入府舍　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夏六月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　秋七月吳徐知誥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統判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冬十月吳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

錫辭不受　十一月徐知誥名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為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二年春三月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嘗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小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秋七月吳潤川團練使徐知諤抑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

冬十月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

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三月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　夏四月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　冬十一月癸巳吳主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

十二月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彊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天意非人事也

二年春正月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黙人周廷玉為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璟如西都冊命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三月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　夏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秋七月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八月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午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勤兵攻濛濛射殺之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于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誥殺濛於采石追廢為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

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詰歸罪於悰貶池州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病無監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癸丑令謀卒　丙寅吳王璟奉璽綬于齊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徐知誥為江王徐知諫為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已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

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為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愠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宣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乙巳立王后宋氏為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璟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陽公以景遂為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三年春正月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

參判尚書都省　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以李建勳為迎奉讓皇使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為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　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論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冬十一月辛丑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皇帝　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為齊王

四年春正月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已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謂請亦服斬衰不許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絰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二祧合享禮卒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啟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

又以歷年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為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廟號及謚　夏四月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龍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王　淦

欽定四庫全書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上

宋 袁樞 撰

馬氏據湖南

唐僖宗光啟二年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成蔡州拒黃巢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

三年秦宗權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皆從

昭宗景福元年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縱兵擊儒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佶爲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

乾寧元年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武安節度使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

田闢殷先至闕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間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衆曰東軍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爲邵州兵還不爲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二年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勛求爲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勛據邵州使其將屯定勝鎮以扼潭人

三年春正月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

夏四月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瞻妻美建鋒私之瞻袖鐵檛擊殺建鋒諸將殺瞻迎行軍司馬張佶爲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汝南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捨公尚誰屬哉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徑詣長沙　五月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帥將吏拜賀後爲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秋九月以湖南軍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爲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爲敵矣殷從之

光化元年春三月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　夏五月湖南將姚彥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爲將殷以

瓊及秦彥暉爲嶺北七州游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圍之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爲永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兵于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冬十一月馬殷遣其將李瓊攻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

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爲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紓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

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於湖南馬殷以李瓊爲桂州刺史未幾表爲靜江節度使

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爲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殷從之

天祐元年　初馬殷弟賓性沈勇事孫儒爲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爲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賓泣辭曰賓淮西殘兵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常得見聲問賓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賓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賓至長沙殷表賓爲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賓曰楊王

地廣兵彊與吾郡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爲緩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

昭宣帝天祐三年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玕本赤石洞蠻酋鎮南節度使鍾傳用爲吉州刺史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　五月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爲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爲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爲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比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

水而陳存遥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爲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引兵絶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遁歸彥暉遂拔岳州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許玄應弘農王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絶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　秋七月雷彥恭攻岳州不克　八月辛亥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九月雷彥恭攻涔陽公安高季昌擊敗之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爲事荆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弘

農王遣將冷業將水軍屯平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勲將兵拒之冷業進屯朗口德勲使善遊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勲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斬業饒於長沙市

二年夏五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守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恭輕舟奔廣陵彥暉虜其弟彥雄送于大梁淮南以彥恭爲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楚始得澧朗二州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　秋七月殷奏於汴荆襄唐鄧復州

置田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九月荆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勲將水軍擊之至沙頭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殷土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三年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以周本爲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秋七月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兵大潰自相蹂籍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朱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奔楚楚王殷表玕爲郴州刺史爲子希範娶其女

四年夏六月楚王殷求爲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賨爲左相存爲右相殷遣將侵荆南軍于油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冬十二月辰州蠻酋宋鄴破溆州蠻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金盛寇武岡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乾化元年春正月呂師周引兵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移兵擊宋鄴　冬十二月庚辰朗州留後馬賨爲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楚楚王殷以鄴爲辰州刺史師益爲溆州刺史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　冬十一月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苑玫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朱志誠都尉使楊定眞救岳州璋等進攻荆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荆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爲璋聲援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吳陳璋攻荆南不克而還荆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爲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秋八月楚寧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四年夏四月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

子也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刺史馬敬鄂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五月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貞明三年春三月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

龍德元年辰溆州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二年夏四月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三年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明宗天成元年秋九月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二年夏五月楚王殷遣中使史光憲入貢過荊南高季興執史光憲而奪其貢物事見高氏據荊南　六月丙申封楚王殷爲楚國王

三年春二月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等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事見高氏據荊南　夏四月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荊江口將會荊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

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璋及彥章以歸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璋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内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季興　六月帝詔楚王殷討高

四年春三月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録内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言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證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

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吾營西山吾將歸老猶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牓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渡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長興元年冬十月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爲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己巳楚王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眞劒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黄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十二月庚戌以武

安節度使馬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二年冬十二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旣襲位日殺五十雞爲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三年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辛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鎭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八月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九月以鎭南節度使馬希範爲武安靜江節度使

四年春二月乙卯以馬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爲道士不聽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妃希聲母弟希旺爲親從都指揮使希範多譴責之袁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爲楚王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　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從希杲知朗州　秋七月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二年冬十二月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三年冬十月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旣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

內外無別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四年夏四月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綬開府置官屬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溪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冬十一月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其護軍都統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皐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爲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五年春正月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溪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　二月劉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彰士愁爲溪州刺史以劉勍爲錦州刺史自是群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七年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綿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齊王天福八年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爲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爲銀鎗都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爲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

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彊者爲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許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蕃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它日恒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區弘練曰王逞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開運二年秋七月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蕭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冬十二月楚湘陰處士戴偃爲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三年秋九月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以珍玩爲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爲諸道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曰永州鹵長而性剛必不爲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鹵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

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冬十月楚王希廣厥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遣兄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奔喪已至跌石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萼詞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

冬十月壬午加楚王希廣太尉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三年夏六月馬希萼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溆州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

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于淹溪璠敗死馬希蘁又遣羣蠻攻迪田秋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内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馬希蘁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馬希蘁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蘁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蘁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彦瑫言於希蘁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彦瑫爲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彦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彦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蘁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彦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彦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爲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彦瑫敗退屯益陽希蘁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騈說馬希蘁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蘁將斬之騈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騈若愛死安肯此來騈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

絶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蕁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蕁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内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　先是馬希蕁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希蕁引兵繼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蕁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爲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亡父爲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蕁慚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兵軍于嶽麓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彦瑶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于南津以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李彦溫將騎兵屯馳栅路可瓊德勳之子也　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爲彊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爲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暠益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岳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蕁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爲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蕁竟何能爲希廣乃止希蕁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眞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蕁會水西約爲内應一旦彭師暠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暠退

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望鬼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劒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饑疲退就食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爲灰燼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温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

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温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張暉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皐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胄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鬻食李弘皐弘節唐昭胄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爲希廣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

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
楚王希夢以子光贊爲武平留後以何敬真爲朗州牙
内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夢召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
不起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二月甲辰楚王希夢遣掌書記
劉光輔入貢于唐　三月唐以楚王希夢爲天策上
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
僕射孫忌容省使姚鳳爲冊禮使　楚王希夢既得志
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
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
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
雖朗州舊將佐從希夢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
之入貢于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
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
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彥顒本希夢家奴以首面
有寵於希夢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
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鈇在門外希夢
使彥顒同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夢以府舍
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達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
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因
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
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達行逢聞
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壬申帥其
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夢醉未醒左右不
敢白癸酉始白之希夢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
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達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
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達等黜留後馬光贊更以希夢兄
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尋奉光惠爲節度使
達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夢
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達等納其賞
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　武平節度使馬光
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達周行逢何敬真謀以辰

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爲副使言知
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
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
稱藩于周　秋九月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
瓊疑可瓊怨望出爲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
左右軍馬步使陳璋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内侍
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兵
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

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
驅踶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繫馬
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
之執謝彦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爲武安留後縱兵
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
言討其簒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
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爲鄰藩掌書記桂
林李觀象說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

公爲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
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
輔牙内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遣前
辰陽縣令李翌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
爲非仲敏等首怒責翌翌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
酒荒淫爲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
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出爲民希崇以爲師暠必怨
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爲

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
匡圖之子也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
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
帥莊户及鄉人悉爲兵與師暠共立希萼爲衡山王以
縣爲行府斷江爲界編竹爲戰艦以師暠爲武清節度
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
已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
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

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　冬十月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猶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恆奉牋詣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自卽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定矣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癸巳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焉希聲望唐人立已爲潭帥而潭人惡希聲共請邊鎬爲帥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閱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聲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使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聲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卽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

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昏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爲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十二月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皁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棨州刺史師暠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南漢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實將兵攻郴州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昏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爲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十二月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皁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棨州刺史師暠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南漢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實將兵攻郴州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昏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爲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十二月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皁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棨州刺史師暠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實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　初蒙城鎮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爲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束藁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鬬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爲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

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羨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達悅厚遇之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爲備唐王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達曰唐必伐我奈何達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字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爲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達行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倣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爲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溆州酋長符彥通爲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爲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爲羣蠻所憚請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達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爲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勳誠等將兵來援達等命軍士舉小舟自敝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

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爲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眞爲行軍司馬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　劉言遣使奉表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爲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蠔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謚曰恭孝

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眞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戍潭州敬眞使之先發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州逵乘敬眞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眞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因收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　二月辛亥朔斬敬眞以狥未幾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眞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　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言於王逵曰何敬眞倣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倣公宜備之　夏四月庚申逵召倣飲醉而殺之　夏六月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珓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　秋八月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　顯德元年夏四月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　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　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晉王滅燕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梁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爲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内錢瘞於山顛令

民間用堇泥爲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採山中草木爲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爲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　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因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甲子梁王即皇帝位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　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爲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遣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戍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爲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二年冬十一月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爲守光所敗又戰王田亦敗守文乃還　三年夏五月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爲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於陳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別室栿以蒺藜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爲帥乘城拒守兗安次人也

六月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爲陛下掃除幷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共破僞梁

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爲燕王

其子中軍兵馬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爲義昌留後　冬十二月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執劉守

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堇泥軍士食人
驢馬相啗騣尾吕文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麪而烹之
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守
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鎮滄州以延祚及其將
佐歸幽州族吕文而釋孫鶴　劉守光爲其父仁恭請
致仕丙午以仁恭爲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
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秋八月以劉守光兼義
昌節度使
乾化元年春二月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
光既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
籠以火逼之又爲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於柏鄉使人
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
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爲諸公啟行然四鎮連
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患之遣使告于晉
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

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
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
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
南討王曰善　夏六月燕王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
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
如孫鶴曰今内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
吾北邊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
德政既脩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
已爲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
是爲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以稔之乃與鎔
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
節度使共奉册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爲
六鎮實畏已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
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
則并鎮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爲河北道
采訪使遣閤門使王瞳授旨史彥羣册命之守光命傣

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乙卯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燕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爲哉命趣具卽帝位之儀械繫瞳彥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旣而皆釋之

秋八月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爲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咼而噉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甲子守光卽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瞳爲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爲右相史彥羣爲御史大夫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進士趙鳳來奔鳳幽州人也先是詐爲僧奔晉守奇客之

冬十月晉王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冬十一月燕王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爲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晉

戊申燕王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王處直告急于晉

十二月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溫降周德威譖劉守奇於晉王守奇與進士趙鳳來奔鳳幽州人也先是詐爲僧奔晉守奇客之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

三月周德威遣祁將李存暉等攻瓦橋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幽州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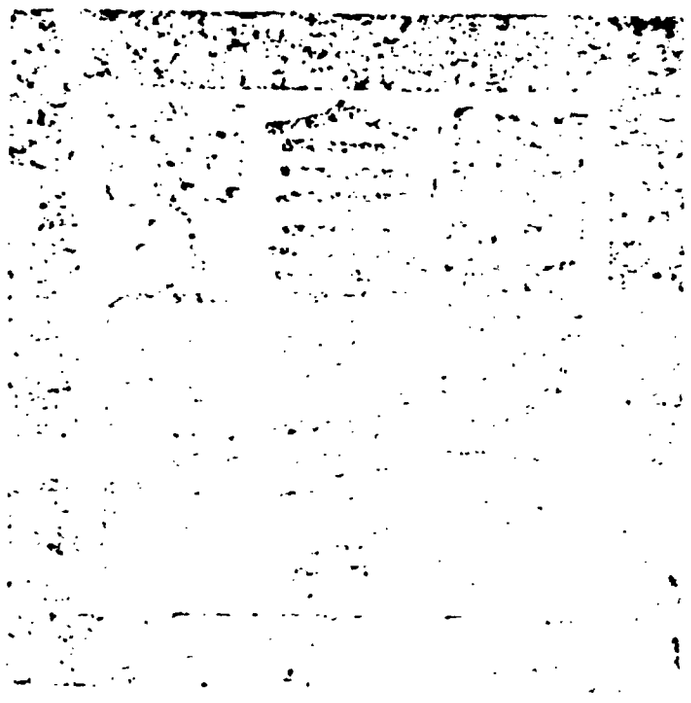
四月周德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以攻城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獻陽五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援槍單騎逐之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撾反擊廷珪墜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于晉　二月丙申晉李存暉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乙丑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奔晉　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以爲外援晉李嗣源分兵狥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爲新州刺史使總之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爲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爲質於晉軍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嗣源進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　夏四月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　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答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六月壬申朔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秋七月甲子晉五院軍使李信拔瀛州　晉王與趙王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晉王與趙王

鎔會于天長　九月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
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
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
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
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
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
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
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
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
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
效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
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
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爲誓曰但出
相見保無它也守光辭以它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
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至是守光將出
降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中力竭

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
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　冬十二月庚
午晉王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爲
振武節度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涉寒足腫且
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
食於田夫張師造家師造怵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并
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
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
遣人曳之　晉王欲自雲代歸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
中山真定趣井陘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
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
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於闕城
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是日至行唐趙王鎔迎
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

願識劉太師面晉王命吏脫劉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已亥晉王與鎔畋于行唐之西鎔送至境上而別　壬子晉王以練紿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剌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張　楛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中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中　宋　袁樞　撰

後唐滅梁一

昭宗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天雄軍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昭宣帝天祐二年七月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爲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

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櫜中選長直兵千人爲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

正月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翰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退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蒲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鈐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戍備還入于魏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

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内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内士民穉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九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説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　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温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温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温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燊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已已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匄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鑒而沉之劉守文使遣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

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
围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
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
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三月甲辰唐
昭宣帝禪位于梁
夏四月壬戌梁王卽皇帝位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五月壬辰命保平節
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六月康
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
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地蜓塹而守
之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
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
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
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脩之子嗣本本
姓張建瑭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
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秋八月晉周德
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
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
黜懷貞爲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
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
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
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塡塹一
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
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冬十一月晉王命李
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　十二月壬戌詔河中
陝州發兵救之　丁卯晉兵冠洺州
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
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
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
州刺史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
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
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

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諠譁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外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爲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　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夾寨秦

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　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夾寨秦

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　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

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　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夾寨秦

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　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

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
未悶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
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
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
契丹王按巴堅求騎兵岐王衰老兵罷財竭竟不能應
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甲
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己巳晉王軍于黃碾距上黨
四十五里　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
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
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
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塹壘燒寨鼓譟而入梁
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
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
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
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詐我耳欲射
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

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
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
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
之若滋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
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
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
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
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
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
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
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
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
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
州城中人已縱火譟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
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
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

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滥禁姦盜境内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絶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　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壬辰夾寨諸將詣閤待罪皆赦之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爲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秋九月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冬十月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行營四面招討使　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滥禁姦盜境内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絶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　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壬辰夾寨諸將詣閤待罪皆赦之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爲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秋九月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冬十月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行營四面招討使　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四年　鎮定自帝踐阼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强終恐難制帝深然之

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冬十月遣鎮國節

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以李思安爲先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楊師厚還陝　上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涿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徵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

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亡奔眞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絶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眞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婚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

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北常患其與朱温膠固温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欵衽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斃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爲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爲成德軍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擊梁魏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

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
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
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
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
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
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
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狗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
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
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
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
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
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
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
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
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
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

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
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
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
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謀帳撫王曰
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
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
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焚營
退保高邑

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
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
疑有伏愈不敢出對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春正月
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
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
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
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衛
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

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巳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西宋汴之兵陳於東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鬭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勍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爲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部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渡河聞晉王至皆棄舟而去　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

拔東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張可璡棄城走帝斬之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庚午帝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　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夏六月帝命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　秋七月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捧卮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爲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九月帝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爲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沼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　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怵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炎寒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隽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衍宗奭之侄也丙寅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

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
彊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
象先圍蒲縣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
貝州　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
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通之或告曰
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
習趙州人也棗彊城小而堅趙人聚精兵數千守之師
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
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
鎮人裂皆令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
何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
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謀曰某既
歸命願得一劒効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使荷
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
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盡殺
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
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
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蒲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
等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蒲
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蒲縣必西侵深冀
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
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
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
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蜀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
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
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蒲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
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
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蜀者雜行日且暮至
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旣暝
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
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蒲之耕者皆荷鉏奮梃逐之委棄

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憾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　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　夏四月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巳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己巳帝至大梁　戊寅帝發大梁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絶而復蘇　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弒帝　冬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于大梁　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　夏五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柏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闉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渡御河而東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爲順化節度使

四年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克用以幽州事見晉王滅燕　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八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

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已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園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猶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頲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

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
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
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
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
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
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
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爲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
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爲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
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
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
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通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
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恩信
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
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爲張彥所殺殆
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
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

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
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
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
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
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
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
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
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
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
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
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
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
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
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巖爲澶州
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
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

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嗤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烟大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墜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　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爲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　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墜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墜而圍

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絶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陽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饑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悦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鄩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

冬十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内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兹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

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鄴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二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爲磁州晉王還魏州　上屢召劉鄩不至已巳卽以鄩爲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爲洺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衆降晉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爲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爲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爲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九月晉王還晉陽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

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
王徙李存審爲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爲安國節
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爲中門使委以心膂重誨亦爲嗣
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
閉河北諸州皆爲晉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
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爲
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
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

晉王以毛璋爲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
爲梁守　晉王如魏州　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
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爲淮北行營
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渡淮移
檄州縣進圍潁州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引
軍還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
而去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九月

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
勸課農桑蓄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
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冰合曰
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渡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
州　十二月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
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
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
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
安彦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
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爲四方所輕請
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
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圓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
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
既平報本未晚帝不聽已已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
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

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
歸大梁
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鄴濮而還敬翔上
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
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
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
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
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柴薪爲士卒先一鼓
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
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
憂未艾也臣雖鶩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之才乞於邊
陲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二月
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
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
河水瀰漫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

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
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
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
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寨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
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
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
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
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
人遂陷濬河四寨　秋七月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
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
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
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
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　晉王自魏
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
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
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

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惟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幼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彦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彦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一日瓌與彦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彦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彦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彦章曰彊寇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温裕以謀叛聞審澄温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爲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爲平盧節度使薦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彦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　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

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救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趨濮陽晉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存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勢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

人裝証之曾孫也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先輔爲嵐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渡河矣嗣源遂乘氷北渡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渡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至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爲河東魏博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裝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惡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

翼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旣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渡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

秋七月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爲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卽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爲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渡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

以葦笮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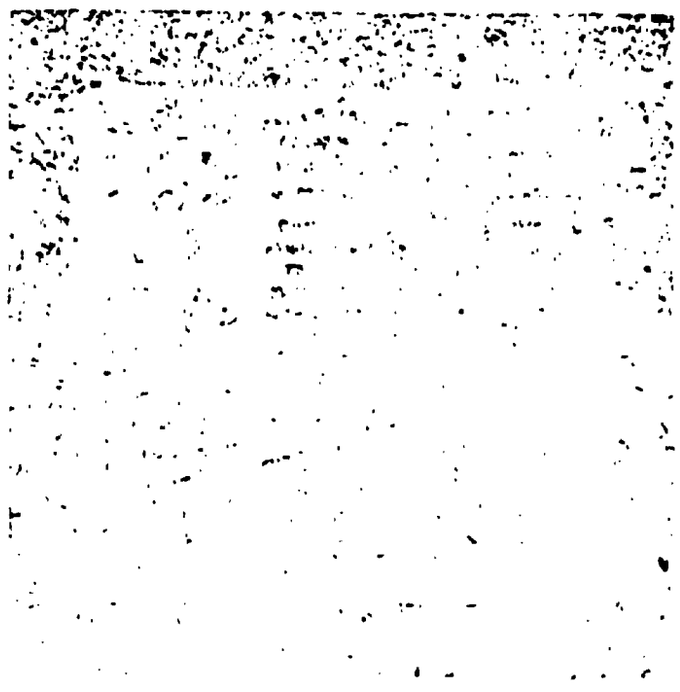
冬十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戰于河壖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十一月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爲用於梁雖竭誠効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

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帝召王贊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爲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己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六月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爲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

節度使温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劉鄩等園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卽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河中事梁久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戰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兵進攻崇州

謹案卷四十中第十頁前五行按巳堅舊作阿保機今改後仿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張　槎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下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下

後唐滅梁二

宋　袁樞　撰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下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下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眞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眞以爲常玉將窮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眞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

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趙王鎔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獨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三月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固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爲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初劉鄩與朱友謙爲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俾俟援兵帝信之鄩既敗

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五月丁亥卒　秋七月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卽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渡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狥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慚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戮趙將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

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劒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故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劒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鋌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趨楊村士卒爲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水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珙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趨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二年　晉王之壯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趨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渡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

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壍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箙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　閻寶慙憤發於背甲戌卒　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于東垣渡夾呼沱水爲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爲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爲衛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士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闘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没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投繩以納晉兵

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爲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　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撿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憾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趨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閒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簋判官趙鳳送與唐帝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卽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梁

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彦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彦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彦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　梁主召問王彦章以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彦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鑠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彦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彦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桟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粮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巳王彦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絶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壘重複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彦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京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彦

章詷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慕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荀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版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絁欲艦帝艤舟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　秋七月丁未帝

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鄆家口復趨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大桃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鄆家口已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

矣　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捍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詢詢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林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它兵合萬人屯兖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

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内結宫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冠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悦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氷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

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盡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遮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已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

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巍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歸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歸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

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頴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竝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

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劒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語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

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頊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没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瘞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大社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肉而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萊州司戶蕭頊爲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

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姚顗爲復州司馬封翹爲唐州司馬李懌爲懷州司馬竇夢徵爲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爲密州司戶陸崇爲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爲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顗萬年人翹敖之孫懌京兆人權起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曰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俊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實喇鄂博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杜晏球帥所部降於帝帝使陸思鐸善射嘗於帝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丑虜草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

入朝陝州留後霍彦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舉之恩寵隆異已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竝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内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　丁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下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爲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帝遣使宣諭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新除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　己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爲成德軍　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巫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爲宣武軍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莊宗滅蜀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　蜀太子元膺猥喙齙齒目視不

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群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名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為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為內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名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為備聞道襲名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撾之幾死因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遂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等使發兵討為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千人餘衆皆潰瑤死謙與太子奔龍躍池匿於艦中及暮稍定巳酉旦太子出就舟人匄食舟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為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牓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為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為樞密使

冬十月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

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爲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爲太子

四年春正月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　秋八月戊子以内樞密使潘峭爲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爲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貞明三年秋七月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罷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没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爲榮經尉傳素罷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内樞密

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四年　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鬬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内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爲馬部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實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禄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内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輩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難遣其黨内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

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扆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爲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竝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六月壬寅朔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賢妃爲太后徐淑妃爲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祟官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爲茂州刺史玢爲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鄧王兼侍中宗夔爲鄆王宗瑤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宗播爲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爲琅邪郡王　甲戌以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王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朱光葆宋承薀田魯儔等爲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

五年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仗内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内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録等官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六年秋七月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雄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城　十一月庚戌蜀主發安遠城

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初蜀主之爲太子高祖爲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及韋妃入宮尤見疎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悦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初爲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燮諸香晝夜不絶久而厭之更燮阜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炤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二年春二月蜀主好爲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八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爲威虐務狗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

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冬十月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國亡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二年春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敵北敵之謀不聽　夏四月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嗣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嗣爲梓州觀察使克武德節度留後　五月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无斁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爲然　秋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爲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

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諤爲昭武節度使戊利州以備唐　帝復遣使者李彦稠入蜀　九月己亥至成都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爲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冬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彦稠東還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閻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　戊申又罷武定興招討劉澄等三十七軍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璆爲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璆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

三年夏六月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秋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而還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

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内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内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牙通謁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竝參預都統軍機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强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遣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爲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彊盛雄視鄰邦邊亭無烽火之虞境内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鋭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狥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又薦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

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爲羣臣同謀沮已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爲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彦禋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令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已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

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勲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餉倍於它軍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　蜀主聞王宗勲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勲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趨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遣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

復書撫納之已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先葆以梓綿劒龍
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
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崇
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
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
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
唐兵雖勇安能直渡劒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
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重霸請賂羌人

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
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
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
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
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
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
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郭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爲陳
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

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
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欵於唐
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於七里亭蜀
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
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

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棄城奔閬
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劒州蜀武信節度使兼
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
登太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騎慢
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
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
子承涓仗劒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
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居民已爲
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
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罷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
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

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已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樊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臭於金馬坊門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

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巳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爲吾福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爲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之

十二月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魏王繼岌

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一言不欺曰然則何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閏十二月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奬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曮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三月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三月伶人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勑往誅之勑曰王衍一行竝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

謹案卷四十下第二十三頁前八行實剿郭博舊作撒剌阿撥今改後仿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張　槎

欽定四庫全書卷

通鑑紀事本末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上

宋 袁樞 撰

郭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附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月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吳揚州司馬嚴可求笑曰聞唐王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早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喜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二年春正月敕内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内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有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内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租庸副使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備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

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雙倖僥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鳳翔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梁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崇

翺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翺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翺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翺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翺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翺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茹皆販鬻之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詰皇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藩漢內外馬步副摠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夏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

償絲麻斂怨於民又以民間繒帛多精好皆市以輸官織紈綺者多廢其業由是所在百姓困窮而謙聚斂不已及崇翺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今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翺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翺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翺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翺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茹皆販鬻之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詰皇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藩漢內外馬步副摠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夏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

償絲麻斂怨於民又以民間繒帛多精好皆市以輸官織紈綺者多廢其業由是所在百姓困窮而謙聚斂不已及崇翺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今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翺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今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翺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茹皆販鬻之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詰皇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藩漢內外馬步副摠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夏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

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
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
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
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
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六
月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　秋
八月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
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是
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
豐財贍國功臣

三年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
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
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
令自往軍中取之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闕
毬場憲曰北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
其壇不可毀請闕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
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
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廣俟毀之
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春二月庚
辰徙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　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
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踈忌宿將李嗣源家在
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內牙馬步
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
在手安得為其子奏請乃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

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
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
之私謂人曰摠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
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
從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
見鬼物上欲使符呪者攘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
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大半空虛
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

閒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　夏六月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下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

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表求入朝帝不許　九月乙未立皇子繼岌為魏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戊申大軍西行　冬十一月乙卯大軍至成都蜀王出降事見莊宗滅蜀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樕相從反叱囁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於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

邪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豈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　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監軍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謂事之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輓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

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勅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騂馬亦不可乘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吕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他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主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

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

明宗天成元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官求匄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偪彊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正月癸亥繼麟入朝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勅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途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滎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摠軍政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於是朝野駭惋羣議紛然帝使宦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又崇韜之壻也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又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寃言辭怨望庚辰幽存又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又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審漢

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友謙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錫為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為之慙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饑窘妄為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駭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成成都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二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所部兵戍秺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晟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奏朝廷若天子萬

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滅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犇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

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衆推在禮為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　丙申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及諸道兵備其不服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門乎在魏城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

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
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效順
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
朝之後行及我矣寃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
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
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岌
至泥溪紹琛至劒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
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劒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
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奏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
三日間衆至五萬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
人斷桔柏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使將步騎七
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庚子邢
州左右步亘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
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眞討之　辛丑任圜先令別將
何建崇擊劒門關下之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
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
恩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
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
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
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
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温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
斬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
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由
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
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
以叔父事之睦王存又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又得
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
冤及王温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又教
王温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
王温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
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丁未李紹榮以

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摠管進討若倚紹榮軍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久乃許之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遏紹琛軍紿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為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衮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卻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　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　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見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諠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

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兵敗與十餘騎犇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巵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　李嗣源之為亂兵所

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出遂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籍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　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習懼復引兵而西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勍勍先誘而殺之

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晏登州人也　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都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泰寧節度使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嗣源家在真定虞侯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皐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軍而南過邢州邢

人奉為留後　癸酉詔慰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鵲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　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氾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過李紹榮紹榮殺之　庚辰帝發氾水辛巳李嗣源至白皐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

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人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他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匆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葬大梁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復至氾水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壐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

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又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麾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漿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犇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甕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己丑嗣源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都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

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亟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他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數騎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鎮犇晉陽　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據鳳翔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卿之兄也莊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自洛陽犇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狗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犇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百官上牋啓嗣源監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就太原軍府　百官上牋啓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始受百官班見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小者數百獻於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詣故事此輩安知之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安重誨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

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幷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漳繼鏞繼虔遭亂皆不知其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監國恐征蜀軍還為變以石敬瑭為陝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為河中留後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奸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孔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句司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

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錢已斷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沖為華州都監應接西師沖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沖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部監李從襲彥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鎮召沖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沖下獄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真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為公報仇邪紹真由是稍沮　辛丑監國教李紹沖紹欽復姓名為溫韜段凝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為樞密使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

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入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衮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　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退營　甲寅大赦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廐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飲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遣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三月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温悉誅之從温帝之姪也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秋七月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帝於雍陵廟號莊宗

二年春二月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安重誨專權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鎮州別駕張延朗為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梁為租庸吏性纖巧善事機要以女妻重誨之子故重誨引之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

簡拔賢俊杜絶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
綱粗立園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帝目
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
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
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
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
明殿學士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戊寅以
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不可乏
帥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六月安重誨恃恩驕橫嘗
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秋
七月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二年春正月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
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
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
李琪鄭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
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
矣他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
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
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上曰宰相
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
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
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
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
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
琪而相崔協是猶棄穢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循與重
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
崔協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　己卯
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任圜性剛
急且恃與帝有舊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
於戶部夏五月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
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
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

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園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鵠魏州人也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園罷守太子少保　秋七月任園請致仕居磁州許之九月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　冬十月或謂安重誨曰失職任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園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園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園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三年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帝許之重誨大怒二月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彊愎秦州節度使華温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温琪舊人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鵠魏州人也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園罷守太子少保　秋七月任園請致仕居磁州許之九月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　冬十月或謂安重誨曰失職任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園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園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園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三年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帝許之重誨大怒二月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彊愎秦州節度使華温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温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以無闕他日帝屢言之重誨愠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温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婚相表裏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以語宣徽使朱弘昭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願垂三思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今復去何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己未以珏為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冬十一月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循因之得之大梁厚結王德妃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促令歸鎮

四年　皇子右衛將軍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屈帝東巡以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三月丙戌賜從璨死

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弟澄為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朔方不安十月丁酉韓澄遣使賫絹表乞朝廷命帥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康福汝但言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戍戍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為福更他鎮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衛審嵓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嵓徐州人也

長興元年　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是怨之　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將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夏四月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　初帝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汝厚何為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入朝從珂止於虞鄉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

西都留守索自通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温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誨所構馳入自明　加安重誨兼中書令　李從珂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斬楊彥温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深責之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意也二人惶恐而退他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捨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閒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丙辰以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容琦而後行　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秋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温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温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　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盡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九月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卿何為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為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

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甲申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誨如故　十二月天雄節度使石敬瑭征蜀安重誨請自督戰既行石敬瑭累表奏論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二年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謚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　春二月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　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上以為朋黨不悅　三月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五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竄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安崇贊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若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

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撾殺之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淮安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秦王之亂　潞王篡弑附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冬十二月庚子以皇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之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秋九月帝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三年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贊為副留守夾馬都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為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　冬十二月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贊贊密奏之帝召思權詰闕以從榮指揮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夏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為河南

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
長興元年秋八月立皇子從榮為秦王丙辰立從厚為
宋王
三年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
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
面毀裂抵棄冬十月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
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
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秦王從
榮為人麤視輕佻峻急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
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為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從榮及宋
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為重誨所制畏事
之重誨死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
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
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
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從厚善
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

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
請與舊臣迭為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冠上命擇帥臣
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
義誠耳敬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
使敬瑭復辭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
誠詣闕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
夏四月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
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
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為祕書
監秦王傳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為記室瓚自以左
遷泣訴不得免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銳諂諛瓚獨
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雖為傅從榮一禀以僚屬待之
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
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王　秋八月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

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己卯從榮見上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為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蓄養汝輩何為弘昭乃不敢言　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冬十月范延光屢因孟賛為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樸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戊子帝疾復作己丑大漸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

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贊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贇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抜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邪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即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數脫吾於厄從榮單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為我部閉諸門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

佐宵鼠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
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
得預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很伉岳嘗為之極言禍福
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帝聞從
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絶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從榮
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
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
咽曰吾家事至此慚見卿等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
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丙申追
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
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
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
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譬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
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
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先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
輩猶有種乎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

問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庶妾人乎馮贊力爭之始議流
貶時諮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
贊祕書監兼王傅劉陟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
劉陟判官司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官
李瀚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
居敏推官郭畯並貶官瀚回之族曾孫詡貝州人文蔚
建安人也文蔚犇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
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
奈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
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
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戊戌帝疽帝性不猜忌與物
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
北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
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辛丑宋王至洛
陽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即皇帝位
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與之語及秦

王王氏曰秦王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是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不為之辨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語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帝由是疑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朱弘昭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國節度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甲申出彥威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為彰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李彥韜代之彥韜皇甫遇代之彥威崒人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三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

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時潞王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己亥出為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　閏月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　甲寅以王淑妃為太妃　二月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已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　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脩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對曰君

命召不俟駕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晒之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請以王思同為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為行營馬步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執政怒之出為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前絳州刺史袁從簡為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暉魏州人也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聞鳳翔拒命而還　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劉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　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衆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壘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詔反攻之虔劉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劉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

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勿以為防團潞王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皆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樂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趣潼關遂雍鄠之子也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為腹心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聞劉遂雍不納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前軍賞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犇還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沖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慆梗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為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己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宗州匡祚搒捶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康義誠由是恨之辛酉帝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

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寇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怒壬

戌潞王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鬻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王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王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閿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

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餘數十人遇潞王侯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之劒為信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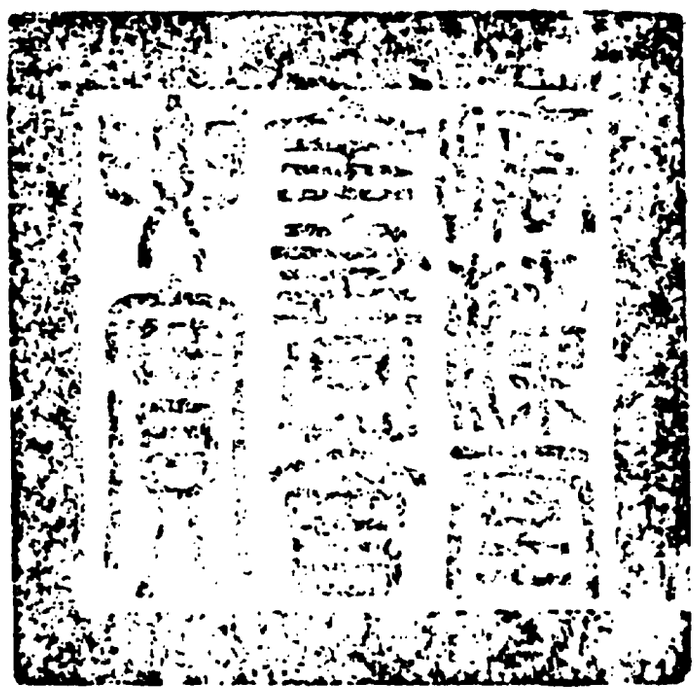
馮贊於第滅其族傳弘昭贊首於潞王帝欲犇魏州召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犇陝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使帝將北渡河容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圍結帝既出即闔門不行已已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潞王已處處張牓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葛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潞王上戩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曰衛州刺史王弘贊宿將習事請與圖之乃往見弘贊問

之弘贊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以弘贊之言告弓箭軍使沙守榮犇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共之今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鬬死洪進亦自刎敬瑭還見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陽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渭池西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王即命斬於路隅　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王立謂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圖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王弘贊遷閔帝於州廨帝遣弘贊之子殿直密往酖之戊寅密至衛州謁見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贊數進酒閔帝知其有毒不飲醫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

孔妃尚在宮中王癒既還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己卯石敬瑭入朝　乙酉改元大赦　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己丑誅藥彥稠庾寅釋王景戡萇從簡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王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

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於徽陵廟號明宗帝衰絰護從至陵所宿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趙之壁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一下　宋　袁樞　撰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下

契丹入寇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美楞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實勒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按巴堅為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屬之按巴堅姓邪律氏恃其彊不肯受代久之按巴堅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土求如約按巴堅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按巴堅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為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按巴堅

帥衆三十萬冠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雖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按巴堅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按巴堅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按巴堅既歸而背盟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

二年夏五月己丑契丹王按巴堅遣使隨高頩入貢且求冊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

均王貞明二年　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按巴堅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舒嚕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舒嚕后勇決多權變按巴堅行兵御衆舒嚕后常預其謀按巴堅嘗度磧擊党項留舒嚕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舒嚕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舒嚕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按巴堅以叔母事舒嚕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舒嚕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猥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歸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歸者何往延

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叔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

三年晉王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為裨將兵叛殺存矩文進帥其衆奔契丹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匆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舒嚕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舒嚕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犇歸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毳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

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為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以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涿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　秋七月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　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

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槊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步曳柴然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蒲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其民晉

人自馬橋運糧輸劉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為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四年　初契丹主之弟實喇鄂博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因之暮年而釋之實喇鄂博帥其衆犇晉晉王厚遇之養為假子任為刺史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犇

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後唐滅梁　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皆己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舒嚕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於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卒有亡去者王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氷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

下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鄂諾五千騎為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周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惟兩騎自他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媯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　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已卯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與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

幽州至易定而還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州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　三月乙巳鎮州言契丹將犯塞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

夏五月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渡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為所掠　秋七月契丹恃其彊盛遣使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天贊

就帝求幽州以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
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犄其後乃先舉兵擊
勃海之遼東遣其將鄂諾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
燕地　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　丁巳幽州言
契丹入寇　冬十月易定言契丹入寇　十二月
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
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寇幽州　二月上以契丹為憂與
三年春正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托雲鎮
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
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為便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恐唐乘
虛襲之戊寅遣美楊錫哩來修好　秋七月契丹主
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帝遣
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
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
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
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
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
說毋多談托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
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
有國豈彊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聞吾兒專好聲
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
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吾
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
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
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
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
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辛丑契丹主按巴堅卒於夫
餘城舒嚕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
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
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丁亥契丹舒嚕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托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戊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九月契丹舒嚕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托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托雲愠帥數百騎欲犇唐為邏者所遏舒嚕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舒嚕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楊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斯默古內來告哀　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犇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

車帳八千乘來犇　十一月癸巳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秋九月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

三年春正月契丹陷平州　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己以盧文進為義成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圖之不克四月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

節度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劉為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鄂諾五月鄂諾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鄂諾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鄂諾以二千騎犇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　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他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田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劒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鄂諾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特哩袞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　契丹北走道路泥濘人馬饑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特哩袞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　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陶帝即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堦間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之　契丹遣美稂吉遜等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為穽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穽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犇詔以為汝州刺史

冬十月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

四年春正月王都鄂諾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鄂諾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鄂諾至大梁斬於市

雲州　五月契丹寇雲州

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托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犇

二年春三月辛酉賜契丹東丹王托雲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

契丹將特哩袞等皆賜姓名特哩袞姓狄名懷惠　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三年　初契丹舍利策稜與特哩袞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策稜契丹之驍將鄰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

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

檀沙陀入也　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為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刺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為尼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策古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策稜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城閭溝而戍之為良鄉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入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冬十

五月契丹使者多囉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策古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策稜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城閭溝而戍之為良鄉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入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冬十

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稿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

月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彊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已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為東川副使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二年春正月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劒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川留後促之上道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為意　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捐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為之副然則故人也為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至鹿頭關聞嚴死犇還朱弘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偽辭然後行由是得免

二

月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甲戌至成都　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贇於晉陽及鳳翔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為副使朝廷不得已四月以季良為西川節度副使李昊歸蜀知祥以為觀察推官

三年春三月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

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四年夏五月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竊還　秋九月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兵甲

冬十月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為節度使　先是西川常發芻糧饋峽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他鎮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十二月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縣龍為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劒門　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　丁酉

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　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　壬子孟知祥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為夏四月甲午朔表羨行軍司馬囚之府廷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　五月董璋閱集民兵皆翦髮黥面復於劒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下三鹽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　辛卯許之　董璋遣兵掠遂閬鎮戍　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也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虞微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劒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

仁矩滅其族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厠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鬻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取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

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為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為伐蜀前鋒　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閒閒州陷遂以其衆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　丁未族誅董光業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

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贇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壬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贇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乙亥詔削孟知

祥官爵已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内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為人有矣衆心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内指揮使太谷麗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遠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下大會日暮二入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贇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犇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内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

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表彦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犇忠州偓追至豐都還取涪州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兵屯劍州南山　十二月壬辰

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於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矟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闕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

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上已踈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乃敷奏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劒州屯於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李肇自劒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州閬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下　三十三

有詔召還　事見安重誨專政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他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劒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數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劒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夏四月己酉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五月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　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　冬十一月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姒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為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為怨敵　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壘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三年春正月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璧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孟知祥謀於儔彥儔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不顧墳墓甥姒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璧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　夏四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議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

公宜以羸師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衂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擊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為自全計璋兵至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為璋所擒璋遂克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

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蹤橋皆為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璝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璝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侯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

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發玄武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於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既罷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為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公宜亟還府更與趙僕射議之　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為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為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為我曉廷隱復以閬州為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鬬勝者為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為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起兵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　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

董璋狐狼自貽族滅鄉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

秋七月庚寅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八月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九月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

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凡劒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四年春二月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癸亥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秋七月以盧文紀呂琦為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衮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文紀簡求之孫也　冬十二月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

潞王清泰元年閏正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已已知祥即皇帝位於成都　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　秋七月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

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贇為太子仍監國召
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
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
奉蠶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
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
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絶覬覦
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
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
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贇更名昶丁卯即皇
帝位　冬十二月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
帝於和陵廟號高祖

二年春二月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太后太原
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石晉慕唐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鬬事明
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
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
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
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
不以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
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
二年夏六月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陰
為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
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
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
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
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
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
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甲申
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
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
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

之民流散亂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　秋七月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賜縣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毋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策稜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策稜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供之他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忽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為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為人主邪琦曰臣等為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為帝怒稍解止

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疎之也　初石敬瑭欲窺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時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

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樸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將軍竇鼎楊彥詢為北京副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粮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

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戍昭義節度使皇甫
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
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踈遠衛州
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
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
張彦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
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
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
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
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先遠既行定州
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
安鄉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
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先是雄義
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
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
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
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叛審信審信遂帥麾
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叛晉陽敬瑭謂元信曰汝見
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
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
於今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踈賤乎其亡可翹足而
待何強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
榮戍代北帥步騎五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
虔為寧國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指揮使　六月石
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睿聞敬瑭舉
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
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
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睿誅之并族所匿之家　張敬
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
騎奔河東　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
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

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侯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軍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壍欲為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背而賞之　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洺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真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十餘人劉

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服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糺合西路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東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畧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至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鄠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帝議近臣可使北行

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思立自幽州入也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從騎兵赴圍招討副使邀與偕行至鎮州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冬十月戊子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學士張礪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吕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原自請救晉安寨唐王命自飛狐踵契丹後抄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冬十月戊子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學士張礪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吕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

乃引兵北屯桓谷口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大赦赦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為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為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桓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

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冠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兎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劒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

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圍桓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晉安寨被圍

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匆粮俱竭削柿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携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

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犇鎮州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國家如此何為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州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丙寅以趙瑩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中書侍郎並同平

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為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為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

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已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心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召崧謀之辭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犇路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謇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

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舒嚕太后悉以所齎寶貨並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欝欝不多食踰年而卒

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為翰林學士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心不甚懼我令太詳袞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渡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逼如此承肇曰欲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僕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將何得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北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蕭從簡與趙

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彦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

己卯帝至河陽長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彦饒河陽節度使張彦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陂行戰地有五十餘騎渡河犇於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犇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

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以是恨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虞侯昌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犇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

追廢唐主為庶人丁亥以馮道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環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環辭

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二年春正月李崧呂琦迷匿於伊闕民間帝始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責琦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三月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或得唐潞王薨及髀骨獻之三月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　六月左拾遺張昭上言北國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

三年秋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為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勅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二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二年春正月詔以祕瓊為齊州防禦使　初天雄節度

使薦中書令范延光徵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
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入腹以問張生張生
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
素與延光厚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雖
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為亂瓊受
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
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
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三月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

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薦樞密使
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
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
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
運有闕東巡汴州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
張從賓為東都巡檢使

亥大赦　五月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
意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

恃恩專橫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
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
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六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
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渡河焚
草市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
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人也　丁酉以東
都巡檢使張從賓為魏府西南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
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
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
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為都部署孫銳為兵馬都監將步
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
渡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為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
為副部署薦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
屯相州為魏府西面都部署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
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
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詔

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忉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皓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妻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温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

出走壬子勅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諜人賞獲者殺諜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犇吳為人所殺繼英犇許州依温氏忠武節度使袁從簡盛為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犇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温皆斬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彦饒奉進皆斬之彦饒以其不先白已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彦饒謝彦饒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彦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諠譟不可禁止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為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營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今

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彦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勅斬彦饒於班荊館其兄弟皆不問楊光遠自白皐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援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戰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東京留守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為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為義成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密為果州團練使方太為趙州刺史既而知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留後　馮暉孫銑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渡河半渡而擊之暉銑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銑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曰之族曾孫也

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環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竊吳帝遺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以為唐州刺史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銑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

進恐王暉犇吳遣行軍司馬張牦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於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乙巳以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於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乙巳以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

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於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乙巳以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其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

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於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乙巳以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其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

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燕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燕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

密使以處讓為樞密使

朝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於大梁每遇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贈太師　九月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甲申徙光遠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齊王天福八年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同平章事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思曰是疑

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十一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犇青州庶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於青州甲寅徙楊承祚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密告契丹取晉開運元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為陳禍福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病故爾既蒙恩宥闔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　二月甲辰周儒引契丹將麻答攻鄆州以應楊光遠辛亥楊光遠將青州兵西會契丹戊午詔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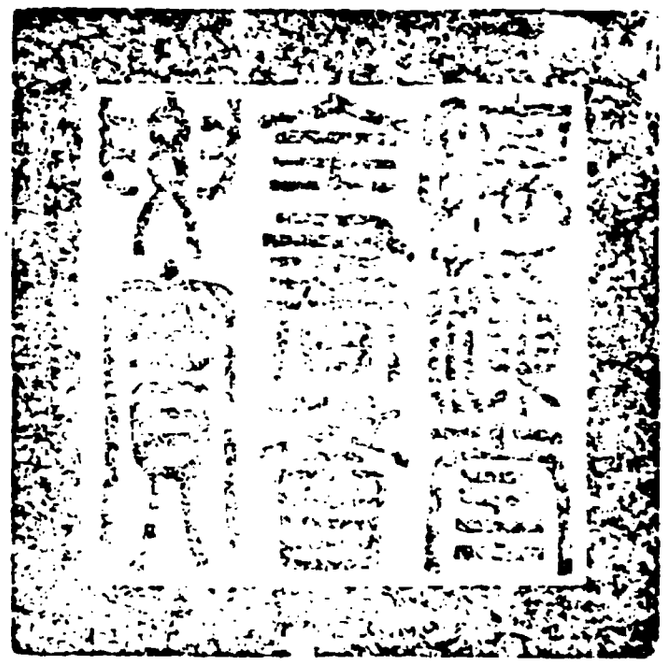
三事並見契丹滅晉

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夏四月戊寅命侍衛馬步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

冬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地而沈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下

謹案卷四十一下第一頁前四行美楞舊作梅老
今改後仿此　前七行實勒舊作習爾今改後
仿此　二頁後五行舒嚕舊作述律今改後仿
此　十二頁後四行美楞錫哩舊作梅老鞋里
今改後仿此　後五行托雲舊作突欲今改後
仿此　十四頁後五行阿斯默古內舊作阿思
沒骨餕今改後仿此　十七頁前二行特哩衮
舊作惕隱今改後仿此　十八頁前一行美楞
吉遜舊作梅老素今改　後八行鄂諾舊作
禿餕今改後仿此　十九頁後三行策稜舊作
前剌今改後仿此　二十頁後一行多囉舊作
迭羅今改後仿此　後二行策古舊作前骨今
改後仿此　六十三頁前二行詳衮舊作相温
今改後仿此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璧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二上

宋 袁樞 撰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二上

契丹滅晉 劉知遠復汴京附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為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秘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為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為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為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七月徙遇為昭義節度使

五年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犇契丹大怒遣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使讓帝以招納叛人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奚丹見奚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奚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奚丹使伊喇遣輕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遣使納奚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奚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奚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勅臣承奉奚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奚丹謁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奚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其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奚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奚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奚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

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為憂　秋七月帝憂安重榮跋扈已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八月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崇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九月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珣使於契丹彥珣至其帳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珣曰譬如人

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周為馬步都虞候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為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郝趙彦之卷旗策馬來降彦之以銀飾鎧冑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彦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彦珣還

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夏

四月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為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乙丑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奏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已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　秋七月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冬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於顯陵廟號高祖　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

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齊王天福八年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奉表稱臣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隣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恕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劒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

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齊王天福八年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奉表稱臣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隣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恕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劒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

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齊王天福八年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奉表稱臣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隣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恕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劒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

令温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巒既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已夘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彦卿為馬軍左廂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軍右廂排陳使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闕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　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往說楊光遠光遠遣光裔入奏朝廷遣使與光裔往復慰諭之事見范楊之叛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屯北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彦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鴈鳴谷遁去　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行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彦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滿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

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滿達契丹王之從弟也乙已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悉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亡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多也以精騎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

竊其馬亡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為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為貝州留後滿達靼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丁亥詔太原恒定兵各還本鎮　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　敕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已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戍城之罪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為西京留守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見契丹彊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河南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慚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脩守備秦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為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囷已滿其數　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　六月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方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從

遠亦北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　秋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為之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踈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土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

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恠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為虜所困語未畢有一騎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彼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

邢州之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特哩衮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　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為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　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壬申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

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延壽語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北庭恐帥他族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為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為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

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途築城以陷議者以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途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滿城獲契丹酋長穆蘭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契丹至泰州已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敵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日東北風大起

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侃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甚若俟風回吾屬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副排陳使太原樂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狥國乃與彥澤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控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敝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渡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悉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泰州隸定州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　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恒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為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

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輒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輒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屢城多為所屠輒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村落殆盡輒見所部殘弊為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彊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輒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輒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五月丙辰輒至大梁　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輒復請以為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輒又令公主白帝求天

雄節鉞帝許之　六月癸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舒噜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我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忽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鄉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秋八月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户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虜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内府多造器玩廣宫室崇飾後庭近朝

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鄴者陛下親禦北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剌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湊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九月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　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恒州　初帝疾未平會正旦摳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十二月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維翰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三年　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徙依之者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討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抄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

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薊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　秋七月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沿州軍將趙行實營事延壽遣齎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

延壽與為期約　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鬬四十里斬其酋帥轄哩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潭州　帝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為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患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　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楊武谷斬首七千

級　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為將嘗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沼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仍下勅牓曰專發大軍往平黠寇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又曰有能擒獲北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足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敵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已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噶瑪哈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

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彊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是夕闕動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詰軍前督趣嚴急所在鼎沸卒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懍懍莫知為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詔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

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為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因退走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戰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洛州人也甲子契丹遥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已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為太傅李守貞為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滿達為安國節度使

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富珠哩為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劒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富珠哩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徵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

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彦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彦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領彦澤素與閻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徃見之乃投刺謁彦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彦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鄒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彦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天福七年張彦澤獲已將楊洪斷其手足斬之保義節度使王周奏之帝釋而不問李濤伏閤極論其罪甲戌張彦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彦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彦澤彦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彦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相持而泣歸第自經死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彦澤然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他故不進又欲見李彦韜彦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馮玉佞張彦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彦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彦澤詬詈立載之去是夕彦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為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彦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彦卿所敗詰之彦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啜飯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

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為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渡河欲與太后於前塗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有司欲備法駕奉迎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却之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搏証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受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遥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北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邪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曰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　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富珠哩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已丑斬彥澤珠哩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

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彼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契丹主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朝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犇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為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

國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為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辛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延壽曰鄉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謇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永康王鄂約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使族人隆和為鎮寧節度使鄂約姊壻潘耀尼為橫海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為雄武節度使史佺為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為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　晉王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悉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蕃葉奚王伊喇勃海將噶瑪哈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伊喇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

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弗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收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國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彼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河南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

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遂行守恩建立之子也　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此地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三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北人仍故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

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為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強敵憑陵中朝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強寇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

命左右遏止之已已行軍司馬潞城張彦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知遠從之　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大盜移國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倡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與

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為留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率財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

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按巴堅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

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淦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戊寅帝還至晉而還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

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噶瑪哈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為保義節度使俟章為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為絳州防禦使

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比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隆和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其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為契丹所殺　契丹舒嚕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舒嚕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　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北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啟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　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畧河南

故以弘肇為前驅又遣閻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侯楡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彼勢不能久留此地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出非長策乎衆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

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逐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詰洛陽巡檢至鄭州有戍兵共迫太為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為僧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嶽神衮冕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之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竄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滿達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蕭翰遣嗢瑪哈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已使瑪哈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衆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伊喇退保懷州辛未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嘆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胷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狐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靶趙延

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鄂約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鄂約為主鄂約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鄂約與諸將同鄂約銜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鄂約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舒嚕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　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為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帝曰此彼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

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其畧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　帝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次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德光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彼衆合勢共擊我軍

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寇寇繼道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　甲午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為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為少尹牙將太原翟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

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敵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旨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崇美奚王伊喇救之戰於南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伊喇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洛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以偏將薛瓊為防禦使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壕汴人有來迎者　六月乙卯帝至新安西

京留司官悉來迎　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戊午帝發洛陽　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使秋閏七月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三叛連兵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永康王鄂約因趙延壽於恒州辛丑帝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因其父延壽告之　秋七月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為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為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天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璲質於滿達以求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恒州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滿達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慕容彥超欲自將擊重威九月戊寅詔幸澶魏勞軍　庚辰帝發大梁　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為朝廷所容冬十

月遣使降蜀請自東南路出兵應援　帝至鄴都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為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為杜重威之叛也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尪瘠無人狀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

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皆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石詬之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　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侯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奉鑾肅衛都虞侯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癸巳帝至大梁　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乾祐元年春正月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

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為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右衛大
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葉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
畧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
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北豈所願哉今
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
非全計也踰涔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
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
匡贊自以身受偽官父在北廷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
求苟免耳臣以為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
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失所今延壽方墜檻穽吾何
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
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内敕之曰匡贊益之
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
當以便宜從事　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
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以兵火發
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贊牙兵

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
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
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
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　張
虔釗至寶鷄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
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邠
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丁丑
帝殂秘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
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琛皆斬之二月辛巳發喪宣
遺制皇子承祐即皇帝位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
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
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
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
詬戕戕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
殺之帝哂之　二月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由是大
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侯益盛毀

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横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内不自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遂中謂其黨常彦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温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櫓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静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並同平章事以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

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犇趙思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其衆皆潰　丁丑邠涇同華四鎮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屬為邊庭所獲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將兵據潼關以思綰為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張彦威常詗守貞所為奏請先為之備詔滑州馬軍

都指揮使羅金山將步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為所併金山雲州人也　夏四月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戍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浚為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　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　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　六月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於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重傷而卒　秋七月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從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伏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

八月壬午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諭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浚趣鳳翔　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已丑以王景崇為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當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已亥

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絶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温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脱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刳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鴟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潜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九月蜀兵援王景崇軍於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彦從襲擊破之蜀兵遁去

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已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於大梁歸於益家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總倫詰之總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義出西門趙暉擊破之又見蜀主於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潜遣千餘人探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復敢出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鑑戒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謹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已亥思謙進屯遂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已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彊宜更為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貴潞州人也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其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　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

唐主令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軍於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鄉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鬬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十一月丙寅唐兵退保海州唐主遣帝書謝請復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　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十二月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粮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為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於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

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
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
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曺謹備之威至
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
追保弓川寨
隱帝乾祐二年春正月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
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
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
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
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為火所照易辨耳奈衆無
鬬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鬬者
耶援梢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
傷僅以身免已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
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鬬幾為虜嗾然虜技殫於
此矣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
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

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晏無得
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違軍
令何以齊衆立斬以狥 詔以靜州隸定難軍二月辛
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
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
羈縻之 夏四月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
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兵以攻長
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
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
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
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
申督諸軍百道攻之 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膽
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
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日
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
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火時求為左驍衛

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閒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為華州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為號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

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為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宰相靖蜍孫愿樞密使劉芳國帥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修己為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即榆次王溥諫曰曖昧乘夜爭出見曰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鎮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侯劉詞為鎮國節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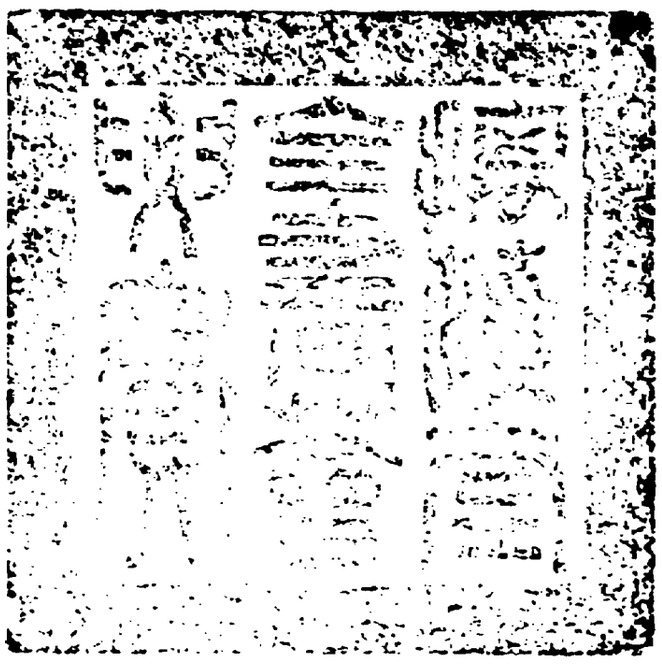
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侯常彥卿為號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

八月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駿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為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

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鬬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義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薄加恩恐藩鎮觖望乙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罄及天下不亦濫乎　初邢州人周瓊為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為謀主　趙暉急攻鳳翔周瓊謂王景崇曰公向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為急計乃謂其將公孫輦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瓊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輦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詗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瓊亦降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二上

謹案卷四十二上第二頁前六行伊喇舊作拽剌
今改　十一頁後八行滿達舊作麻答今改後
仿此　二十一頁前八行穆蘭舊作沒剌今改
後仿此　二十九頁前二行轄哩舊作解里今
改後仿此　三十一頁後七行噶瑪哈舊作高
模翰今改後仿此　三十六頁前六行富珠哩
舊作傅住兒今改後仿此　四十五頁前二行
鄂約舊作兀欲今改後仿此　前三行隆和舊
作郎五今改後仿此　前四行耀尼舊作聿撚
今改後仿此　後七行蘇葉舊作述軋今改後
仿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和其駿

欽定四庫全書卷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二下

宋 袁樞 撰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二下

郭威篡漢 劉昊據河東附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春正月甲子始不豫　丁丑帝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是日帝殂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　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　蘇逢吉等不悅三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為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受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

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勤舊之臣柰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他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　夏四月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予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己以其除官太濫為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秋七月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三叛既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後匡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為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為意七月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三年夏四月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為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悦辛巳以虔裕為鄭州防禦使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

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為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劒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貴州刺史天雄牙内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五月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狥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慮駑庶不負驅策帝斂容謝之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為手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劒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薙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湯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捃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

嬖酒麴之禁者錮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幸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帝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平盧節度使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為后邠以為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為不可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

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嘗夜聞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閤所知拂衣而出十一月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他故辭不見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稗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主汝等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兼從盡殺

之弘肇侍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詰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真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崇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之凡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大忽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因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為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扳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己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兵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箸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

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俟益衰老為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葉等請傾府庫以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龔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龔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詰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廷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陽人其妻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狗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

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踴躍　辛巳龔脫至大梁前此帝議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葉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蟻蠓耳當為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鑑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換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

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犇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冑徙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

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為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為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晡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為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

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詔稱郭允明弒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

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已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詔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贇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詔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因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羣臣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旬請太后臨朝聽政　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為樞密使袁義為宣徽南院使王殷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使曹威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司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
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
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為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
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凡保
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
盜殺之而取其金　鎮州　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
寇攻內丘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
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

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
午朔郭威發大梁　丁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
為樞密副使　武寧節度使贇留右都押牙聲延美元
從都教練使楊温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
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
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師其罪
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已酉威聞之即引兵
趣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壬子郭威渡

欽定四庫全書

河館於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
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
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
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
事太后為母丙辰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
河上在道秋毫無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
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皋門村　武寧節
度使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
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於府門外贇
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
故遣崇威來宿衛無他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
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贇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
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
兵為贇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視瞻舉措
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

其至哉請息名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
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
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
超令超率衆歸之贇大懼郭威遺贇書云為諸軍所迫
名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贇曰寡人此
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
兵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
之贇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贇於外館

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已未太后詔廢贇為湘陰
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詔以侍
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
軍將校醉揚言歸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
監國斬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授監國
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皋門入宮即位於崇元殿制曰
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

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為斂葬仍訪其子孫叙用之凡
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
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
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
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

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濛竊盜贓
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彊和
男女並死漢濛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
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為
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
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
罷之　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彦超權武寧節度使

漢李太后遷居西宮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曙主漢隱帝之
喪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
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

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賛廢崇乃遣使請賛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翬廷美楊温聞湘陰公賛失位奉賛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賛以書諭之廷美温欲降而懼死帝復遺賛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　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為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　慕容彦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凡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

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

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榮陽趙華為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耶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直省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己卯以太師馮道為中書令加實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初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耀尼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

丁亥以承鈞為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璟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英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内都指揮使榮為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為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為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為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為掌書記頌協之子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為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

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兵去遷鄆州人也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舒古濟與朱憲偕來賀即位　丁巳遣尚書右丞田敏使契丹北漢王遣通事舍人李謩使於契丹乞兵為援　詔加秦寧節度使慕容彦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詰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彦超上表謝三月壬戌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迈龜陰為主為時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為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為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

王彦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　北漢李謩至契丹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主使伊喇摩哩報之　夏四月契丹主遣其臣舒古濟與朱憲偕來賀即位　丁巳遣尚書右丞田敏使契丹北漢王遣通事舍人李謩使於契丹乞兵為援　詔加秦寧節度使慕容彦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詰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彦超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玫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於契丹契丹

留之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於契丹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詞氣慷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契丹遣燕王述葉等冊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　秋七月北漢王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且請兵使李存璟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彊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葉及偉王之子太寧王烏盪立舒嚕為帝改元應歷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於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虎亭　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於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巳離鎮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　十一月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

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馬出汜水則慕容彦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勅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彦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蓄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為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為誓彦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偽輸情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彦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彦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既而彦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阬最為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彦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衆挾彊援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日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二年正月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濠中為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所在奏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為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為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為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為行營馬步都虞侯帝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於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靳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　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

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為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以周度阿庇司馬閻弘等斬於市　夏四月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點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已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鬬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兗州事癸未降泰寧軍為防禦州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帝殂晉王榮即帝位　北漢主

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於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即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重贇為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圍柏南趣潞州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感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焉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三

月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贇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何訓監之重贇憲州人也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以鄭仁誨為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真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

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曰重贊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火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為然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耶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乂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收兵不能止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

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日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於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一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李穀為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迷倩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見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

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徼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樑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張永德盛稱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乂為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旅者釋趙晁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

為都監李重進為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贇副之　夏四月北漢亟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府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

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哭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宅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跡山林或優游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室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　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皋及契丹通事

楊耨姑舉城降以劻為忻州刺史　五月丙子帝至晉
州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哀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
處謙貳於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哀使勁
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哀哀奔歸契丹
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
於代州以鄭處謙為節度使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
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
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誣奏云潛通

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
赴之契丹遊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
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為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
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
敵為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
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州兵來朝
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德扆為節度使時大發兵
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
病及史彥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圍
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因得中送於周軍帝
釋之賜以帶馬問北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
袞他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
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
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而拒之如此
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
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
使樂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
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
然軍還忽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者悉焚棄之軍中訛
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
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
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乙酉帝至潞州甲
子至鄭州丙辰謁嵩陵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破北漢

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
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
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
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
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
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
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
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
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
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
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
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
取之莫若返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
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
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
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

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
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三年夏四月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廟號世祖

世宗征淮南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春三月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
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
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
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

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疆弱然後避實擊虛避疆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庶幾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輩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己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遥為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為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

帝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埽橋東南悉為汚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

署將兵二萬趣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
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
遠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以翰林承旨
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李穀等為
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
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己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
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　帝詔吳越王弘俶使出兵
擊唐

三年春正月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窑戊戌
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　庚子
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權
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
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
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
將親兵三千屯頴上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
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拒壽州二百里又以

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
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
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圉鎮聞其謀亟遣中
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
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淮而進
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
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
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頴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
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
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
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
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為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
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
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仁贍
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
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

矣彦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渡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彦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彦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寧鎮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憑其聚為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帝命太祖皇帝擊之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　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

為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為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於此耳唐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元城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太祖皇帝擁馬顓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

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皇帝由是重儀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蘭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聞帝不答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塞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於淝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卧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鄉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詢知揚州無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棄德崇姦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即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耶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於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太祖皇帝奏

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韓令坤攻唐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　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以給事高防權知泰州　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泥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着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若　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簿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二千匹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

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抔土餘無所知　光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以蠟丸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　秦鳳之平也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於唐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丙午孫晟等至上所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詰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耶上乃釋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

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與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此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及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為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為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名募驍勇永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為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為將仁肇仁翰之弟也　夏四月甲子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為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德節度使武行德為濠州城下都部署　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也於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已已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橋陸孟俊　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仝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

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兵趣六合太
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
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
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
偏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
盡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已卯韓
令坤奏敗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獲連州刺史秦進
崇張永德奏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　丙戌以宣
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渦口奏
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帝銳於進取欲自
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
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
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致陛下
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五月
壬辰朔以渦口為鎮淮軍　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　六
月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
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
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
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朱元
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
秋七月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
取蘄州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平為蘄州刺史元又
取和州初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
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
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
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
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為唐有唐
之援兵營於紫金山與壽州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
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俟克城更圖進
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
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

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於濠州遥為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八月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為鐵綆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　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彦昇等擊之斬首三千餘級彦昇蜀人也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悦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既為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耶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之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虚實默然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　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潁兗曹單等州丁夫數萬城下蔡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忽慙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沂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汎舟渡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　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候韓通為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泝頴入淮周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渡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冑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　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

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
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詣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
怒欲自殺門下客宋拍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
必為妻子死乎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
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沿
流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
淮而下壬辰旦帝軍於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
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沿淮東

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
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
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荊山洪距趙步
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癸酉從官始至劉仁贍聞援
兵敗扼吭歎息甲午發近縣丁夫數千城鎮淮軍為二
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
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
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贇覘知之伏兵邀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
使陳德誠全軍而還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為武寧
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已亥上自鎮
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以為
自督諸將距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為
沮衆流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
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
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為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

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出甲辰帝耀兵於壽春城北
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
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
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
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
北廷構等舁仁贍出城仁贍臥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復
令入城養疾庚戌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
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為其

殺傷者毋得讎訟鄉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
奏辛亥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使燕中書令制辭略曰盡
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
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
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
信為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　詔開壽州倉賑饑民丙
辰帝北還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甲申分江南降卒為
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
義成節度使　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
武寧節度使武行德於定遠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
謂為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　秋七月丁亥
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以武寧節度使燕中書
令武行德為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為右衛
大將軍　冬十月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
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
有灘唐人柵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
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太
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
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
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拔其木焚
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
震恐丙申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
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
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
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
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
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
寨及月城帝居於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十二月乙卯
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上
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
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
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詗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上自

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濵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爰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録事參軍鄱陽李延鄴草降表延鄴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鄴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鄴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於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癃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五年春正月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為神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公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耳已而果然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勿

皆盡彦卿舉繩床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於鄂州　唐以天長為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為刺史二月甲寅文贇舉城降　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　己亥黄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為嗣謹奉上太弟寶冊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立景遂為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為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為皇太子參決庶政　辛卯上如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趨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渡又耻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即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州舒蘄黄未下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都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彦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荆南兵並當罷歸其廬蘄黄三道亦令斂兵近外俟彼將士及家屬皆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江中舟艦有

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荆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巳獻銀錢絹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已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巡警庚戌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温等墓並量給守戶其江南節度使楊氏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已來上壽五月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辛卯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於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説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戰兵為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

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晏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謂小朝耶衆默然自唐主内附帝止因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已酉始命大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於唐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歷劉承遇之還金陵也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秋八月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

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九月丁巳以延魯為刑部侍郎謨為給事中巳未先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　冬十一月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奨以為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恟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為豈飲酒過量耶將乳母不至耶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耶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為之副覺自周還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為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十二月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告於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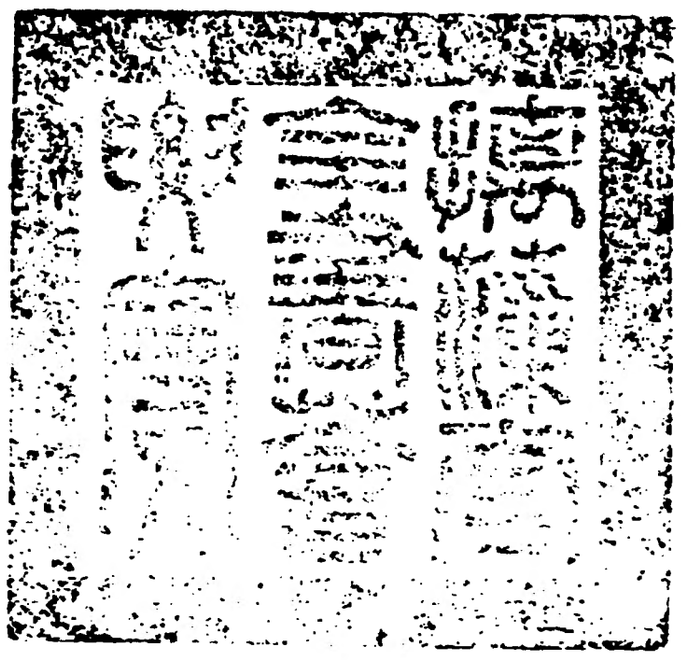
六年春正月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

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醜繆　夏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戊寅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鄰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它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益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弘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惠世宗近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二下

謹案卷四十二下第二十二頁後五行舒古濟舊作鼻骨支今改後仿此　二十三頁後五行伊喇摩哩舊作拽剌梅里今改後仿此　二十五頁前二行烏遜舊作溫僧今改後仿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鳳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和其聲

欽定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紀事本末

45

人民出版社